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十二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十二

南海秋濤陳子壯輯

浙汜仲因陳鼎新叅訂其

天虞金階升

馬馴 字德良福建汀州人

官拜湖廣都御史

破虜

臣伏思北虜為中國患自古有之惟有備然後可以無患今鎮兵雲屯關戍櫛比然賊奄至不能防禦者

脩虜蓄威
制勝固內
無如此疏
所謂胸中
十萬甲兵
者耶

承平久而實政不立粉飾多而武備不修也臣請以
修武備之法利害之說戰守之便廢置緩急之序施
為相度之宜為 皇上陳之計我邊陲東起遼陽西
至臨洮所守之地廣也自春至冬自幼至老所守之
日長也所守之地廣信未有千里之堅城所守之日
長信未有千日之銳志矧彼醜虜以馬為家何如其
便利也與我軍之欲戰而後索馬者異矣以射為食
何如其習熟也與我軍之董勸成能以為技者異矣

且其膚革毛髮長養于風日沙莽之中飲食衣服不
藉烹飪溫煖之細譬之風林之鳥走壙之獸其桀驁
猛厲固其性也且彼聚而我散彼逸而我勞窺我之
隙俟我之懸衝突而至彼截其直我守其橫首尾不
能相應內外不及為援檄召未至而關門已破議論
未定而彼已躡足去矣此彼之所以世為中國患也
然我中國習五行以為具我得勝氣者也聚諸省之
供餉我得勝制者也上有 剛健神武明畧之君我

得勝主者也。彼烏得有其一。二加我十百千萬哉。夫五行者金木水火土是也。蓋戈戟刀劍矛鋒矢鏃是以金勝也。弩幹弓材標架楛柶是以木勝也。崇城壘堡高壁深塹是以土勝也。內則桑乾白河蘆溝環遶京師外則黃河一帶亘截萬里以爲大限是以水勝也。神鎗機炮烈炬焚薪是以火勝也。斯五者我筭得彼筭不得皆我所長而彼所短。今以我所長而角彼所短反不足以屈彼何也。有其具未有其用。有其君

未有其臣。自古謀臣戰士每苦于庸暗之君。讒佞之臣。居其中而牽制阻撓以僨其事。宋轍可鑒也。乃今皇上獨攬乾綱神謨廟筭駕出羣臣之表。固非讒佞可容喙也。而平虜安邊以貽百世之太平。此其時矣。凡敵國對峙固未有不能戰守者。獨言守將誰欺乎。爲今之計。惟擊爲便。所以備擊者有三事焉。儲峙爲急。鼓勇爲急。制車爲急。而繕城垣脩斥堠之類宜次第興舉可也。儲峙之法有三。復輸粟之令。革買賣之

守不如擊
良是不然
無坐以待
勝之理

窩則鹽引開而飛芻走粟至矣。久任沿邊守令以徵收每年邊額多寡爲贖。否則積少而倉廩實矣。先時出帑藏銀預糴芻糧以儲各鎮急則價不踊貴也。鼓勇之法有二。養敢死之士重首功之賞。制車之法當如總制都御史劉天和管年所議式不可改也。嘗考盛漢之兵制曰車騎曰材官曰樓船。今之禦虜舍車騎材官何以哉。而車騎尤爲急也。古者用車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齎。

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况中國以火器勝虜而火器必以車載而後可以馳遠而後可以機發準也。蓋兵車者制虜之要術。不可以房琯之偶敗遂因噎而廢食也。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移而進謂之奮擊。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部落謂之衝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關門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橫開闔約號四起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既有所

車戰有數
利馬宜熟
籌之

馳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騎。三道排堵而尾之。或夜砍其營。或擾奪其馬。伺便則以火器車直擣其輜。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夾攻。謂之追擊。我有三備。用是五擊。雖使頭曼復生。冒頓再出。亦不能支矣。替人以虜惟利。擄掠不羞。逃遁斯言得之矣。且彼以獵于沙莽者爲食。今不獵沙莽而惟欲寇我中國。以爲利。必其所利益有倍于獵者。而後爲之。使我有備焉。彼將不利于進。雖進不利于退。則不若獵于沙莽者安。

且利焉。尚何侵擾之患哉。今養武士。其情狀如畜獵犬。然日聽其發蹤指視。以馳逐林藪。則精神鼓動。各逞技能。而大有獲也。不然則將安疲樂怠。惟嗷嗷待食于人。且釀成驕悍之氣。反搏噬人矣。此無他。養而不戰。無所用氣故也。及見近時馬勇深震。王效號稱名將。夫豈有他長哉。惟是肯養能死之士而已。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亦不下數十人。結以恩義。飽以嗜欲。一旦虜至。則出死力以報之。使我九邊戰士盡如。

三家者士又何難于燕然之勒哉此臣之所謂鼓勇者不可不急也大抵主兵一動便問倉廩所積若干石客兵一至便問芻糧所供若干時適者邊糗無數月之備士卒有枵腹之憂一旦攻圍援絕又何以爲自存之計哉此臣所謂儲峙者不可不急也六韜所謂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强敵遮北走也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又曰一車當六騎又曰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古之所謂大車革車兵車戎車衝

車攻車後世所謂武綱車扁箱車鹿角車自古兵家所恃以爲勝者况虜專騎射之能往來遊衍疾于風雲非車不足以當之臣所謂制車不可不急也竊狀時事如疴羸之人病大疽也疽將潰及腹背危急甚矣惟攻刺剗剔以盡決癰毒而後徐理其羸弱可也彼庸醫者執議思補而毒氣入腹不可復救悔何及焉大抵剔刺甚恐人溫補之言易入也好諛誤國故庸醫者流也不曰失機則曰生事不曰開邊釁則曰

冒破錢糧師旅未興而議論紛然舉劾一行而經年聽勘雖使頗牧衛青等復起將安用之是故在彼不殺則不威不震則不懾不戡則不定在我者不橫奔四出不可以收復河套不戰勝攻取不可以退守邊疆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伏願皇上推選大臣之兼智仁勇者一二人以總制邊務不必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必問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壯盛不必計其

供億之多寡而惟視其胡虜侵犯之踈數不必責其武弁之廉檢而惟課其謀勇之大節聽其生殺予奪之便宜而不可使舞文弄墨者爲之扛阻掣肘且我國家建都與虜僅隔一山一則據關塞之險足以制比虜之命一則恃京營之兵足以壯畿甸之盛今虜突入古北口若履坦途我軍坐視縱橫不與交刃此皆當事之臣不能預處也地雖險而不知所以守兵雖衆而不知所以用束手旁皇以致誤事臣愚以爲

冒破錢糧師旅未興而議論紛然舉劾一行而經年
聽勘雖使頗牧衛青等復起將安用之是故在彼不
殺則不威不震則不懾不戡則不定在我者不橫奔
四出不可以收復河套不戰勝攻取不可以退守邊
疆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伏願 皇上推選大臣
之兼智仁勇者一二人以總制邊務不必急其旦夕
之效而惟責其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必問其城堡
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壯盛不必計其

供億之多寡而惟視其胡虜侵犯之踈數不必責其
武弁之廉檢而惟課其謀勇之大節聽其生殺予奪
之便宜而不可使舞文弄墨者爲之扛阻掣肘且我
國家建都與虜僅隔一山一則據關塞之險足以制
比虜之命一則恃京營之兵足以壯畿甸之盛今虜
突入古北口若履坦途我軍坐視縱橫不與交刃此
皆當事之臣不能預處也地雖險而不知所以守兵
雖衆而不知所以用束手旁皇以致誤事臣愚以爲

每季輪差總兵官一人督京營四分之一屯練關口
多設火器布虎落以爲必不可犯之勢京師民居之
外擇要害之地立四大堡每堡可屯萬人遇有聲息
卽分布屯守以安城外居民之心關口固則外虜難
入四堡立則內宄不作此安畿輔固根本之首務然
而便宜處置鼓舞作興則在帥臣而其委任責成則
在皇上也

減賦疏

刪

勘得襄陽等府州縣衛所災傷山居煮葉水居捕魚
田園如掃室家若枯百姓之色皆鰥然欲就死也臣
哺慰者久之圖所以救饑者未得其便而武岡黔陽
等縣亂民忽見報矣多方安緝獲渠魁嚴寬等而法
殲之實不覺淚之灑臣襟也臣安撫之詞有曰從亂
者死無赦而將死于饑者予先計口賑之復奏減今
歲應徵之糧而諸郡縣之民始帖然待恩矣切念
荆楚豐歉天下因之况其俗慄輕多逐目前之利卽

言之悽惻
仁人之心

富室亦無隔歲之儲且關洛流民失業就食者動以數萬計谿徭出入相引為奸守土者不能一時忘竊發也捕之于生心之後即餉兵猶恐不敷不若寬之于待命之先且保民猶有餘惠不特百姓信臣臣可以對百姓而荆襄無難江漢安流 國家熙美之休將與天地同悠遠矣

田國土兵部止兵 刪

謹按松潘一鎮西接吐蕃之界北近金氏之巢番蠻

兵即民寇 止兵安民 上不損費 傷感下不 繁誅蓄怨 威從思生 動從靜制 造福斯民 多矣

出沒倏噪倏寧此夷性也洮州奸民違禁交易而陝之守臣據法捕之此憲律也走死蠻境外誘番夷內連峒族越風洞而寇龍州奪鎮平而寇疊溪雖勢若燎原法在勦絕而撲滅之計則一遣紙之易蓋烏合之衆螳逞之雄如戲如謔互相攜軋官府防護得法撫諭有方而因之間即蒙頭窟命長守穴中耳此其所朝夕熟籌而敢必萬全者也若如總兵官徐俊守禦千戶金城等所呈反狀所請軍資大建旗鼓誓必

老臣深識
遲遲如此

盡殺賊奴為武弁立功之謀得矣恐轉教之變而所
損將不貲無乃為西川重困乎古云佳兵不祥又云
兵無妄動乞毋殉所請速止大軍聽職招撫無謂寇
不止而可徐議師及議師而職即其玩寇之罪也

安置流民劄

看得流民即吾民也法有流原待乎臯之重者而民
獨甘自流乎荒旱頻仍驅千里失業之民散集我地
中野悲鳴情實可憫若能得食來春麥熟各有故土

流民即吾
民大足為
分視彼我
者警動真
老人之言

真經濟真
文章

之思矣豈即甘聚嘯以流易死乎况各地方倉儲數
年以來所貯稻麥若干原以備賑即難散給流民獨
不可給與居民乎富民尚義者事難自薦獨不可勸
令平糴乎濟土民即濟流民安土民俱安矣來
業者毋迫于網者毋縱順性調停酌地安插在賢有
司之能耳何用捕逐為至于提防一節即非流民布
聚地方各有封守如吉陽湯峽梅子等處最為要害
本院兢兢履行申飭今後巡捕等官視前愈加嚴謹

國家因循
之弊至于
天亡心失
政體敗壞
人才每從
淹滯言之
坊中膏肓

體吏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國家設
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諸曹各官先任而徐考
其成言官先考而始授以任是維鉅典夙號至公今
諸臣已奉徵書來集闕下既離舊任未授新銜既
不得即列臺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
內之侍從如此其匱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人
不得官之榮官不得人之用。祖宗以來並未有虛
官次宿王言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

官方何置
若此成何
治體

之行取。至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祖宗
令典一時隳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臣等所為典
制惜者也。事各有宜。政當識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
管季布見徵已而報罷。當時尚謂以一人譽而召。以
一人毀而罷。恐為有識所窺。况此徵召之臣。並奏循
良之牘。其召之也。似欲用之。其不報也。似欲置之。召
本有名。置之何辜。使人寄官於不內不外之地。寄身
於忽毀忽譽之口。而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捨忽

行忽止之間。如雨垂落而旋收。春已和而乍冷。以前
博訪精選之旨。都無歸着詢嘉納讜之意。總屬空
談。此臣等所爲政體惜者也。外臣華選無如行取不
但上藉忠規。亦且遠資激勸。今諸臣來從下國。如望
班生之塵。及其已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
皆有俸。謫臣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可食。
使天下之士有拊襟裹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宦
何必好官。好官不過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反

不如優游歲月。儘可序遷。何必勵精博此徵召。是使
平常借口材雋。灰心撫按。舉薦何爲。部院採訪何用。
畧無風勸人。誰信從此。臣等所爲吏治惜也。而天下
人才惟上所獎。養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旣須才。才必
資氣。士氣振則才亦發。舒士氣餒則才亦退縮。諸臣
始進譬如花木。向早春葵藿傾。初日已遭頓挫。不任
摧殘氣旣沮矣。才於何有。且天下見前歲斥逐之易。
今日登進之難。皆將妄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百鍊。

守彼三緘影消松栢之鳥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既不
敢吐任者亦不敢爲率天下之士而歸於依阿唯諾
委靡邊阻必自此始臣等所爲人才惜者也此四者
於時於勢萬萬不可再緩而臣等一念爲國赤心更
在 聖惠聖度又不止如前所稱四者緣諸臣待命
旣久中外相視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有觸忤不
欲後人效之或謂因朝有缺失不欲下臣言之事未
必然人言則已然矣夫人臣誰不欲常保身名誰不

欲結知 君父何可自干雷霆之譴自絕雨露之私
或出忠悃不忍不言或關職掌不得不言卽在前人
尚有可諒况以前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壘受瓶
耻李代桃僵譬如江河之舟偶有抵觸帆影旣過浪
痕已平豈可更執後舟欲償前臯治亂之跡具在前
史不論衮職闕與不闕但論言路開與不開本無缺
政彼自妄言彼旣妄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求
言我方求之轉爲我益惟夫 朝不受言人不肯言

言路惡得
不明

前有奸而不知。後有亂而不覺。此乃爲損耳。自古言
官之杜口。比於仗馬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
其長鳴。今則恐其長鳴而先禁之。立仗傳之青史。人
其謂何。皇上數年以前。求言納諫。鳴珮執簡。法從
如雲。以今日之蕭條。例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
了。然若登用不效。舉在諸臣。考選不精。舉在臣等。至
於早發。明旨惟望斷自宸衷。則聖治益光。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明政體。興吏治。養人才。此

方春布令第一義也。新歲之始。諸臣見臣等於公署。
臣等相顧太息。一草一木皆已萌芽。而諸臣獨鬱結。
不得盡其才。四序八風各自宣布。而臣等獨黯淡。不
得盡其職。既憐諸臣兼自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續
若此。

爲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聖明。亟圖

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全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于今日。三輔嗷嗷。民

神祖朝公
實做得格

心事議論
亦不減宣
公愷惻惜
千年之不
景也

不聊生草茹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劫道
殪相望村突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
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布舊穀既沒
新穀亡收使百姓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使百姓不肯
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前此居民
富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乏於派買攘奪於催徵行旅
艱難水陸斷絕以致百物湧貴市井蕭條且庫銀不
滿數千倉糧不支二歲各邊軍餉尚多未發萬一河

漕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象當復何似建中之亂寧
不寒心齊諺有之不憂年儉但憂廩空數年以來災
倣洊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
矣齊魯繼之吳越荆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填
委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夫堯之
九年水非盡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
涸也彼溢此竭東攘西歉相尋不已而至于九年七
年耳以今方之不已過哉加以頻值四夷之警連興

身政猛于
虎。婉。婉。盡
出。

指陳亦畧
出盡

傾國之師車馬蕭行賚居送按丁增調踐畝加租
試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痍
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興貂璫之使已出不
論地之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之願與否
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
破矣指其貨而嚇之曰彼漏稅則橐立傾矣以無可
稽查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
大畧以十分爲率入於內帑者一尅于中使者二瓜

分于參隨者三指騙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用歲
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爲市者
皆不與焉。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
在外剝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知今日苦礦苦稅之
民卽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困咨嗟愁怨至
于如此。臣固知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
連每歲大辟以爭數錢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子
財則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十七若父祖取子

孫之財以與強奴悍婢則怨者不可勝計矣人君之於民豈但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與參隨豈但強奴悍婢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於民心之離邊離而後有怨咨怨而後有憤恨憤恨而後有流言流言不已而鼓噪鼓噪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未反耳於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陛下亦可以省而杜其漸耳卽如湖廣一省激變四五次而獨近日武昌爲甚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誰非性命誰

死不畏死
肯畏君
後君乃
民矣

無身家惟其剝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死不變亦死等死耳求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夫人情不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死法安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大亂之道也激良民爲亂民以殺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大亂之端初起人主皆謂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之苦無及史冊所載剝民之代寧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旣唱緩者必和之夫漢之

敗也。在民窮窮則爲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部帑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脉液將乾。遇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衰人之血氣已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值大旱爲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邊餉匱乏。是豈可不爲長慮哉。民旣窮矣。怨矣。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者否。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礦稅之額。大畧百萬。有如

深思遠慮
窮形極變
無非爲國

忠懇此文
章之有用
者

一方有警。如寧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天下貢稅正額四百餘萬。有如一方有警。各處效尤。征之不前。運之亡路。此四百萬者。皆能依期至否。平日惟恐天下之財不盡歸內帑。如遇有事。不知內帑之財亦發以應天下之急否。平居無事。奪民數錢。已失其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卽得其心否。臣言至此。不覺肝膽皆裂。聲淚俱下。若謂事必有安無危。則前代金甌之業。豈不自謂永固而何以不傳至

今日若謂財必有聚而無散則前代西園大盈所積之財與積財之人皆在何處而獨黷貨之名留於今日然則人主之寶惟有大業而可傳之異日者獨有令名耳臣等竊觀皇上作用譬如神龍能作能止能操能縱自皇上起之亦自皇上止之布德音撤中使收人心回天變止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皇上憂旱之旨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什因思宋神宗時罷新法而雨漢明帝時釋繫囚而雨總之

應天以實耳近時鎮撫司監繫官犯及生儒半因陳奉誣奏今奉之罪狀既已明白則諸臣情節有可矜原酷旱炎蒸沉淪黑獄聖明在上能無惻然若見監者發刑部問理被逮者聽撫按結奏則肺石可以無冤南冠可以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應京為楚人所憐應京實有愛民之心愛民之政名受香火於彼而身嬰縲紲於此遠近傷之皇上重處此一人無加於法而天下皆以應京為冤輕處此一人無損

於法而天下皆以朝廷爲是惟皇上執兩端而
裁決之臣等叨列班行同國休戚時勢至此不忍不
言所慮者萬民之心與萬民之口所惜者萬世之業
與萬世之名惟陛下加意于臣等之言臣等不勝
激切待命之至

爲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材

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
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于崇正開邪甚盛舉也

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統于一也統於聖真則百
家諸子無敢抗焉統于帝王制則卿大夫士庶無敢
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鑑正史而外
不列于學宮不用以課士而經書傳註又以宋儒所
訂者爲準蓋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此所
謂聖真此所謂王制也自人文向盛士習寔漓始
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驚新奇新奇不
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

文運關國
運經術本
性術非聖
學大明之
世孰與崇
正關邪扶
持聖教哉
其本在主
持世道者

戈著弃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恣論爲神奇。以蕩弃行檢掃滅是非。廉耻爲廣大。取佛經言心言性畧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嗟乎。聖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宮所列。至要亦至詳。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

之外。博極羣書之理。弃本業之精髓。拾遺教之殘膏。譬如以申華之音。雜魁結之語。語道旣爲踳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部科交列。其弊。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者何也。解書或用注疏。或不用注疏。則趨向不一也。掄文或正體。而取平典。或憐才而收奇儻。則鑒裁不一也。同是違制。而或參或不參。則法令不一也。同是被參。而或以爲當處。或以爲可以無處。則議論不

有旨禁書
而禮部門
首盛器司
練何不擒
也

一也。士有不一之趨向。取士有不一之鑒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卽如燒毀異說。去年亦奉有明旨。督學而下。何曾禁止一處。燒毀一書。等經學于弁髦。得一詔書于挂壁。如此卽朝廷之士。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請一取裁于聖人之言。與天子之制。而定爲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術。講書行文。以遵守宋儒傳注爲主。二三場以淹貫性鑑正史爲主。其有決

裂聖言背違。王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一切坊間新說曲議。皆令地方官雜燒之。各該提學官。員仍具文報部。要見黜過險。詖邪妄之士。幾人焚過離經叛道之書。幾部。生員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餘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外。酌量降黜。考過試卷前五名。以原卷解部。如有違式過多者。照題准歲貢不堪三名以上。事例議罰。敢有抗違不解卷赴部者。定行參降。兩京各省鄉試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言

王制爲準、違聖言則參不違則否、背王制則參不背則否、士子有引用佛書兩句以上者、停勒一科、不許會試、多者斥革、各解卷到部、劄委司官評騰送科、覆閱各以虚心平心、從公從實、互相參較、不得遠近異法、輕重異處、致有後言事關考試官提學官違式之大者、具疏參究、其應停應降生員、徑行提學官處治、至于文章之體裁、士子之條格、容臣等細思參酌、再行題請伏乞天語叮嚀、勅下部院斷在必行、行

之二年、而士習不歸正文體、不歸雅則、臣等與天下督學官員均受其咎、乃臣等猶有說焉、自古世道升降之會、往往以士大夫好尚爲徵、世之治也、高明之士盡以其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於爲國、其議論必典實平確、而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玄課虛、主於自爲、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天下亦靡然從之、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卽能真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

之餘以自益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于吾道之外。自爲二氏。自南宋以來。于吾道之內。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聖主。執中建極。揭皎日于中天。士大夫一德同風。挽頽波於砥柱。悠悠世道。臣等未知所屆也。

東省防倭議

全

東人談東
事可療飢
伐病

防倭猶防黃河也。夫虜患如海。雖復滉漾。瀕洞與天。無際。然潮汐有所屆而止。河則犇突橫溢。遷徙無常。可使平陸爲河。可使河爲平陸。當其衝決。不知所向。亦不知所止。今倭患有能知其所向。與所止者乎。倭所向。非遼左。則天津。非天津。則登萊。愚以爲犯遼左。則難入也。犯天津。暫擾而易定。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中國之甌。未有已也。遼左皆軍衛。又歲當虜城。有可守。埜無可掠。今四方有事。皆調遼左兵。彼所入。卽

我精兵處。無論能戰守。必有餘。我能自堅。彼將坐困。故曰犯遼左。難入天津畿輔重地。爲國咽喉。一有緩急。遠邇大震。然進可攻。可掠。而退無巢穴。以自守。各邊之兵。遠者十日。近者五日。一呼立集。平原曠野。以騎蹙步。萬矢齊發。我用其長。使無所據。一戰而勝。立可芟夷。故曰犯天津。暫擾而易定。倭水戰不及。南兵者。舟不如也。陸戰不及。邊兵者。騎不如也。若出于無水。兵無邊兵之處。彼搗其一虛。而我違其兩長。腹裏

州縣。城旣不堅。人無固志。郡城自守不足。安能救人。各城披靡。則郡城亦難孤立。北震邦畿。西梗運道。游兵雜沓。道路不通。須我南北兵集。彼已自立窟穴。我反勞。彼反逸。我反爲客。彼反爲主。我反致于人。彼反致于人。故曰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矣。請畧陳三郡之形勢。齊之所以稱四塞者何也。東面海。西南面山也。惟正北一面。縮轂其口。北自牛山。南至穆陵。萬山綿亘。二百里不絕。山勢西起太山。南接蒙山。鉤連至郡。

城北始盡故青州者海山之間一大都會也登萊負海險在郡東青州負山險在郡西山東海面二千七百里處處可登出於登則萊不能救出於萊則登不能救南而諸城日照北而樂安壽光則直出於青之境内而反抄登萊之後蓋登萊可捍外不可衛內若外控登萊內護省直扼山海而居其會則惟青州爲重凡用兵必先積餉積餉必先求頓餉之處夫有重餉無堅城非吾餉也有堅城無重兵非吾城也有重

兵無厚餉非吾兵也兼此三者則可以爲重鎮矣青州因山勢爲城可據以守其人輕悍好鬪可訓以戰若結以恩惠授以紀律則皆可使爲兵內憑百雉外阻羣山强者乘城弱者入山以避難不至盡委以資敵壁可堅堊可清亦惟青州爲然故莫若建青州爲重鎮厚增陴廣積餉多屯兵以據登萊之項背互相聲援互相灌輸而內于中原添一重保障切以爲于計便倭入朝鮮且戰且前守如處女忽如脫兔此非

建青州爲
重鎮實是
登萊二城
鎖鑰

進掠之兵。而據地之兵。非浪戰之兵。而有前後着之
兵也。有如彼知我空中國兵。赴遼左。而潛以水軍乘
風渡海。處處無備。登萊兩郡。城不可知。其他州縣。望
風瓦解。必將望名城。以爲歸。青州素亡蓄積。一年耕
不足一年之用。若使閉城坐食。加以四方避亂之衆
不出。一月立困矣。青州之民。勇私鬪怯。公戰平居。皆
鮮衣怒馬。六博蹋鞠。游食惡少。比肩接踵。無事尚且
思亂。一旦有事。乘機肆掠。乘機報讐。緩之則不減于

倭急之。則潛應倭。今倭在大海外。而不逞之徒。談之
已津津。有喜色。故青之城。必可守。而必難守者。人心
然也。倭至登萊。我失大海之險。一也。至青州。我失羣
山之險。二也。過此以往。更無險阻。我無地不可憂。而
彼反可戰。可守。可進。可退。外以海爲門戶。西包河山。
以自固。而以北向一面。與中國爭衡。我則以信臣精
卒。帶甲十萬。臨之。未易歲月者也。切臆計之。倭越大
海。載糗糒。器具以來。跣足登岸。負米而馳。多不過賫

一月食而因糧于我海邊空澗人烟稀少加以逃避
鳥驚禽散彼卽搶掠能得幾何我誠以重兵要地阻
羣山以扼之清堦固壘以老之宜有可勝之理故青
州守則我東面以扼倭青州不守則倭北面以扼我
然則青州者天下大勝大敗之機也就我畿輔論
則天津急於登萊就彼盤踞論則登萊便于天津就
彼進犯論則登萊急于青州就我控扼論則青州重
於登萊山東六郡青州城堅固第一民勇力第一地

險要第一而民窮財盡人人思亂喜亂亦第一然則
建青州爲重鎮一定不易之策也建鎮必先議兵議
餉議將以恩收民心而以法持之謹列其事于左以
俟籌國者采焉其最要當先定南北兵將水陸所
宜水戰宜用南兵陸戰宜用邊兵然客兵不可多得
不可久恃終當訓練土兵第以彼爲師習其技能耳
今海上水兵二三千人而邊兵無一人豈以海上數
舟便可恃爲長城耶今日皆謂南兵習倭夫南人不

見倭已三十年、當時壯夫、今皆已老、此時所募精壯、
乃是當時未生之人、其習倭事、恐與北人無大相遠、
而風氣終不如西北邊之勁、海濱用之可耳、至于城、
守陸戰而亦用南將、南兵恐非完策、郡城宜設叅將、
一、負誌城樂安、宜設守備二、負皆擇邊將威望素著、
者坐名上、請隨帶家丁叅將二百人、守備一百人、
各給雙糧、稍從優厚、一、遇有事外、可仗其勇敢、以當、
軍鋒、內可藉爲牙兵、以鎮內亂、無事卽以其技藝教、

練土兵海上水兵增至一萬、以南兵教之、陸兵每郡、
增至五千、以邊兵教之、于本省班軍赴京邊做工、先、
該中丞鄭公奏留海上防守、部覆以海氛未急、未見、
允行、今當盡數留用、譬如人家有盜、合使臧獲在門、
庭防禦而反、令從容洒掃、緩急失宜、且方借兵于各、
處、而本處之兵、乃令遠赴供役、恐非計也、其次當定、
海上戰守功罪格及鄉民自保之計、比見部議賞格、
備矣、然詳于戰而未及守、今宜先定至海上守城之、

令倭至城下守城者守三日當小捷六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文武官破格超擢賞延于世士民量其時日以爲蠲免分數海防撫臣先關定某城堅瑕可守幾時如在限外失陷者稍薄其罪限內者以軍法從治各處修城宜圖實效不得粉飾目前守城與修城負役同論功罪行賞罰守城居十之七修城居十之三鄉居之民每鄉立約長擇一鄉有才謀者充之先將近地避兵之處相度停妥一聞海上烽舉聲勢逼

近約長率百姓近城者入城近山者入山裹糧自隨不能攜帶者緩卽先行窖藏急則卽時焚毀寧棄溝壑必毋以糧資敵寧窟山谷必毋以民資敵也我之於倭兵力十不當一器械十不當一奮勇及前死不反踵百不當一惟有以城相拒以糧相敵或可與耳其次當春留東三府錢糧一半運糧赴朝鮮接濟一半留海上修戰守之具如山陝二省錢糧皆留備邊近日畿內諸郡亦皆留之量加鴻臚武職虛銜罷閒

士夫得復職、閑住致仕、及量增服色、品級徒流以下、皆以本色贖罪、以此類推廣、必有應者、富足之家、有預納錢糧者、一年至二年、量減一分、三年減二分、多者照年數多寡、酌量遞減、亦濟急用之一策、其次當令沿海地方民間、得以本色上納錢糧、民以糧易錢、以錢易糧、由縣輸郡、郡輸省、省輸京師、輪輸之費已三矣、一旦有事、又從藩司發銀到府、到縣、糴買、無論徒勞牛馬、徒費民力、收之納糧之時、價省而得糧多、

收之糴糧之時、價費而得糧少、又往返費時、日則何若、卽收本色而貯之倉、夫納本色、民所甚便也、若充軍餉、亦以本色折色、相兼支給、軍亦稱便、此則民不必買粟、納糧官不必發銀、糶穀上下、送返所省必多、又本省之糧、已祭海運、今秋穀豆所收、又薄、明春之民、必多枵腹、今宜設法、召商買近地之糧、以自補、非但備倭、兼亦備饑、預圖則省、臨用則難、豈登萊之患、獨緩于天津、而備倭之費、反輕于備虜、邪如備零星

之寇、但可累積、纖微補苴、罅漏如備大舉、非多兵多
餉、不可譬如富家興作、有財則可使路人化爲童僕、
悍奴化爲恭順、若其無財、一步亦難、今日之事、不來
則零竊亦無一、來則靡費不小、排山倒海、其勢難支、
捧漏沃焦、爲時已晚、所當亟爲題請者也、不足則請
發戶工二部、見行事例、空劄數百、送海防衙門、看何
處緊急、派發該衙門、今民間得以本色折色相兼上
納、如某處須本色、急則獨收本色、用折色、急則獨收

民窮甚矣
不可不思

折色、鬻爵贖罪、本非美政、而在人遇急、皆爲之、甚至
權酒酷、笑車舟、而不宥一槩、加于地畝、則以數者之
害、比加賦猶淺耳、至于修城等項、費用浩大、官帑不
能備給、宜倣救荒事例、有士夫百姓、尚義捐資、以佐
軍興、及修城之用者、如所捐數多、地方官以名聞、官
照何洛文、穆文熙事例、題請旌表、夫民急、則費不
惜、若待已見兵荒之形、始求兵荒之食、則晚矣、根本
之計、莫急于收人心、東人之困、極矣、而上官之軫念

天下皆然

亦已至矣。顧海上之備。既不可已。內帑之請。又未必得。不于地。故議增。更於何處取辦。本地錢糧。合修本地武備。况以三府兵餉。均派六府。當事者。調停苦心。勤恤實政。士大夫知之。而蚩蚩之民。難與慮始。彼亦非怨今日之增。而但疑于前日之未減耳。卽如壬辰癸巳之間。議調水兵。增有兵餉。後海上撤兵三年。此項錢糧。上之減。不減。不可知。而百姓。未有不納者也。但取十年以前錢糧文冊。與今比對數目。多寡。則有

事議增。無事不減。明矣。夫一畝之內。加三四釐。于百姓。原非重累。但今海上之役。方興未已。卽如脩城一事。動須萬金。官帑已空。則必出自地畝矣。礦務煩興。迎送夫馬。蓋造棚場。各項供辦。則又必出自地畝矣。大工伊始。普天共役。豈我東省獨爲匪民。錢糧加派。又必出自地畝矣。海上運糧。卽給有官價。道路既遠。賠累必多。驢馱車運。皆取于民。則又出自地畝矣。自今以後。官日增設。事益更端。如此類者。數百而未有

極。百姓因見前日之增者。已是不減。今日之增者。勢
又復然。兼以民無他業。歲非大收。近城未見荒涼。遠
社已多離散。逃者既衆。錢糧無所出辦。則因果及本
社。稍能自給之民。名爲遣催。實則代納。不出一歲。富
者亦逃。彼既流離。數仞之墻。何守。今既請留正額錢
糧。以給征繕。則地畝可以不加。若百姓知後日之不
增。及增者。事後之可減。則民心可以少安。上下一體
同患難。共其苦。卽萬不得已。寧至開例。寧至贖罪。寧

至勸借。必不輕累貧民。卽有逃亡。明與開豁。必不連
累富民。使民無事。歡然知恩。則有事可以行法。此則
似迂而切。似緩而急者也。苦由之中。不敢與聞時事。
直以桑梓之地。安危相關。故遂畢陳其愚。惟臺下留
意。熟計其便。車昨又有王良御父爲御官云云。

策內論重
制戰攻守
法度精密
守正具備
是當兵畧
一部與勦
變虛談者
迥別可採
實用

意。精。情。其。勤。之。民。名。為。遺。催。實。則。代。紓。不。日。
直。以。桑。梓。之。賦。裝。武。林。關。姑。殺。畢。刺。其。最。勤。臺。不。留。
燈。五。而。世。所。難。而。意。者。也。苦。由。之。中。不。類。與。開。報。事。
累。富。只。對。只。無。事。瀟。然。快。恩。順。亦。事。可。以。許。去。此。俱。
至。禮。辭。必。不。彈。累。貧。只。得。百。報。士。則。與。開。諸。必。不。重。

霍文玉

破虜復套策

全

夫破虜何術也臣按破虜非難預定車師之法而已
天星軫主車輿畢土有五車氏下有陣車天輻閣道
下有車府為車貯又有王良御父為御官天文志曰
兵凶器欲求萬全咸莫如車聖王制車之法與經界
相為表裏所以制戎馬之精意也仰觀其象其麗有
如此者書序武王東征也戎車三百輛詩序宣王北

代元戎十乘嗣是楚子乘兩廣分左右而雄長南郢
晉人五乘爲三衛而世輔西周漢衛青以武剛車出
雲中却匈奴于塞外晉馬隆作偏箱鹿角車破暑機
能而克復梁州唐馬燧作冒戰車而河東大振宋李
綱以車頒京東西路而經緯兩河他如魏絳之如意
車黃懷信之萬全車王大智之雷電擊車尚論其世
其迹有如此者車之制其來尚矣夫戰以人搏必以
車者何哉兩軍相遇金戈勁弦萬命所關不有依據

誰禁陵突昔胡淑有言當胡虜之戰陣突騎之輕慄
非車何以蔽護夫人之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而戰
之有車亦一陣之甲鎧也鱗介之垂肌肉在內鱗介
在外所以自蔽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夫淑取
譬之意是明言胡馬非車無以爲禦故兵法車行間
隊鱗鱗桓桓整一難犯爲陣爲營任地險易或縱或
橫八陣隨變奇正以驅藩籬關鍵大卒如居八面蔽
捍人馬無虞古云步不勝騎騎不勝車良有以也上

論用車

之由

昔我

太祖高皇帝逐羣雄于水國自勝國

至于今大都廢車而騎騎又將廢而步矣司國計者豈知毀車崇卒春秋病其苟且矧今胡馬驍健動輒幾萬以其居吾邊土也入寇甚便以其豐腴繁衍也所習之長技精而且衆惟我邊兵衣食不充情義久乖亡逆者利爲勾引怯懦者巧爲迴避一聞賊至主將深城戍兵高阜徒爲觀望而已迨其擄掠旣飽從容言去乃觀望者徐起而躡其尾或得彼羸孱衰老

者數人或拾彼剩於爛惡者數物實賊之棄以詭疲軍者便聲報追至某處陣戰斬獲首虜若干奪回輜重若干至于賊之深入爲害凡我百姓被其俘虜死傷者不知幾千萬家匿十報一旦以前功要索賞賚幾何不爲賊所輕笑也哉夫我之步騎不足爲虜騎之敵也不待智者辨之也然則車戰之法非我驅殺胡馬之急務乎臣愚以戰法必取諸入陣車法必兼諸歷代洪武四年令造獨轅車永樂十三年宣德十

四年申明其制而倍益之自京府河南山陝徐鳳淮
泗壽邳等處額派有數大小有式近日諸邊各亦置
為戰車雖體質重大皆可耐用都御史余子俊傳願
副使陳大綱胡松已經奏請該部虛應未經行造臣
敢取往制之有明驗者間亦附以已見類為一法大
約朴素渾堅輕活機便可以奮軍威而啗胡馬兩竿
前長出二尺許安鉄獸雄爪轆端中刻以猛獸之狀
可以伸縮隱顯法以火砲等火焰震聲從口中出以

降胡馬如西臣蒙馬以虎皮之術敵馬遇之無不驚
怖反攻者兩端各置虎牙三把與兩竿錯綜皆外向
其犀利可以遏胡馬之衝突兩端旁用開闔法置兩
牌如兩翼可以排挾戰者之轉進上蔽下裙可以避
矢石而衛人足每隊大車四輪當前每輪可以護三
十四人司竿者四人各司鐵索一條如李綱法行則
步以為陣止則聯以為營司樵汲爨者三人五人司
藥矢火器者二人司神獸者一人司獸火者一人司

巧者二人司弩者二人司殲馬雷者四人每隊小車
四輪繼大車之後其二東向其二西向其制與大車
同其卒徒器械皆減半附大車以食司竿者二人司
火器者二人司巧者二人司弩者二人司殲馬雷者
四人上箱下積器糧以資擊刺以庇然則車之足以
代負荷而制驍勒者何如也以上戰車之制古用車之法死
地有十勝勢有八必講明俾知趨合平原曠野則依
法旅進崇山峻嶺浮沙積石則分隊貫入每止則依

八陣之去六十四陣當前二十四陣列後以旃為轅
門以軸為御車軌塵馬候蹄遇戰則大車為橫陣
之車小車為馳車為闕車為輕車之萃聽中軍舉號
如平日推演法嚴壘相持窺敵觀變多方以誤之如
得敵人形勢情狀可設五鼓三分而乘之法分奇兵
為三覆大車止齊小車依法振旅間隊而出或挾轅
以戰或擁拒而進長兵禦人短兵禦馬以長參短以
短參長即先偏後伍五承彌縫之法也神車作勢群

火電發萬矢。雨流威鋒。莫測張皇。失措彼驕悍之虜。所恃者控弦勁馬而已。我既有驅馬之法。馬既不前。弓何所施。况車之上蔽下裙。舉有所豫。雖施之亦非所及也。如此則胡馬迫而敗北也必矣。由是縱奇兵夾追之。以正兵繼之。或伏兵邀之。乘虛益實。虜性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幾何而不為盡殲也。按法步以隨車。騎以出奇。彼欲進也。吾之剛車不可近也。彼欲退也。吾之精騎乘其背也。兵法曰。兵以正

合以奇勝。又曰。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此周悉萬全之策。料敵制勝之謀也。試觀今法。以步騎禦虜。其關隘城堡。諸軍多者不滿數千。少者僅及數百人。疲馬弱勢。分而孤聚者。不能為陣陣者。不能為戰。當其衝者。且消沮。閉藏。惟恐影响之不幽也。况欲比隣切于赴。閉而相為救援者乎。他無詳及。姑舉大同一鎮。將無成令。軍無閉志。賊已知其人之易與也。其地川原平衍。可以橫布馳驟。賊亦利焉。故

歲多大舉賊纔出套便涉偏關入老營堡平虜城威
遠城皆稱要害若南犯則應朔諸城必由之地也東
走則陽和諸城獨當其衝順聖懷來之莫過皇都
震矣故宣府爲皇都之後輔獨石馬營葛谷萬全
張家口新河口洗馬林爲空府之後衝尤所宜申飭
車陣之法教演將卒昭示紀綱以鞏固皇都者也
大同爲皇都之右臂偏關老營堡爲大同之咽喉
紅門水泉小營兒八柳樹寺塢等夾三牆適兩徑之

險隘乃虜騎天阱天牢天羅之地多設塹伏以殺之
則無不中者我國家設大同左右衛暨威平等實
爲偏關之內應其永興鎮西等爲偏關之外援焦家
坪娘娘灘羊圈子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
入寇第一關頭機在必守防禦之兵半是民壯傭奴
救傷救死之不暇可責以敵愾按其地可如臣車
陣法建一營城移大同西路遊擊將軍并偏頭守備
分灰溝五花得馬河曲保德等兵更多召土著者佳

劄留屯于此與老營堡遊擊相爲表裏策應沿河岸築爲高堤錯綜樹以數十萬柳以折胡馬每賊一出乘其未涉將涉而擊之特破竹之勢耳其一策昔于筠請唐高祖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以扼突厥之入如臣海舟之制胡馬必不能涉水而兢渡矣以是推之則凡河北河東河西水限之處舟師之法間亦可用于西北矣其又一策于人馬可渡之處或一里或半里用開闔法多設堰閘水門無事則漲溢可以

溉屯田有警則淵源可以絕胡馬萬一勢不可遏則洪壅以成漂沒如韓信夾灘水決沙囊而斬龍且曹操引沂泗注下邳而擒呂布皆控帶川流而藉地形之利也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強以是據其要津則偏關固矣偏關固則宣大有重險而皇都益固矣以上車戰之法臣嘗考之河套爲朔方之境皆中原守地自秦遣蒙恬伐匈奴收河南地唐張仁愿取漠南築三受降城以守之後爲安祿山所削元末遂爲王保保所

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城爲守正統間失守東勝退守河套弘治間棄套守牆而寇始入境矣今不取則遺此顯憂果如臣議則邊城府庫兵法將卒內政且修矣可以下令攻之命京府直隸山陝諸路申飭以爲後特命遼薊諸甲按兵其境以防他變命宣甲屯獨石洗馬林以絕其東援命寧甲軍河東以斷其右臂命偏關諸甲橫絕套口以遏其內奔然後命栢林建安長樂諸甲出大相河以擊其首賊必大驅以

應我我惟重壘相持以老其銳命歸德漁河米脂嚮水諸甲出榆林以擊其項賊必另驅以應我項旣受擊首且有返顧之虞矣旣又命靖邊把都永濟諸甲出寧塞以擊其腹賊又不得不另驅以應我腹心受敵其首項漸爲之縮矣以三山饒陽慶寧諸甲出定邊口是以招其足也以鉄柱新石嚮石諸甲出花馬池是以擊其尾也彼之衆援旣絕我以五道并進彼黨旣伐我黨且樹矣卒之首尾牽制四肢莫掉而腹

心益病。理屈勢窮。如智武子挫楚之法。振車列陣。三
駕其師。而不與戰。是則佚能勞。勞能饑。饑能撓。
撓持久而不戰。困弊不勝。將潰然自亂。頽然自敗。而避
死趨生之無及矣。席卷之功。不在今日。而誰待也。兵
法曰。先據戰地而待敵者。佚能使敵自致者之利也。
是以攻其所必救也。是以分其勢也。又曰。善兵者。屈
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
非久也。我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之所備者多。備

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
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是之謂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無已奮一怒之威。潛令夜不收萬人。如亮之殺藤甲
兵者。可一破而殲之。君子曰。復不世之讐。綏厥士女。
則固不嫌於用術也。是則門庭之寇已掃。而中土可
復沃野可耕。所以資民利而省飛輓者。則又萬倍矣。
以上車或曰。車制久。湮子欲用之。邊土久。捐子欲取
攻之守之。無亦時勢財力之艱。應之曰。古車戰以制四夷。擁

車出塞、軒輊渡淮、三代有之、下至參、偏拒狄、偏箱擊鮮、秦漢唐宋、代有明驗、惟在今得其法而用之耳。如謂邊難、車往而徒驅此疲卒羸馬、以與敵、是何異于委肉於虎、蹊也。況今宣大寧固之區、非上谷雲中朔代之境乎。何昔皆利于用車、而今獨不然也。若謂取地之難、是又毀界廢防、昧春秋謹嚴華夏之法也。臣聞天有長垣、地有黃河、非我族類、天地且限之外、棄矣。王者奉天地以出治、可以棄我中土、自失設險守國之豫乎。凡此皆徃於拓土開疆、生事徼邊之說、而不知用兵之節、討罪之義、以復祖宗一統之制者也。內險失守、則外侵日甚、曾見易守河爲巡河之役矣。尋又易巡河爲哨探之役矣。自頃哨探亦未之遑。墻內之耕、且鞠爲蓬藿之場矣。剝床之憂、不待智者而後辨也。夫惟戰攻之制、旣成、設守之議、尤不可緩。今之議邊者、連篇累牘、皆詳于內、畧于外、不知畧外不支、內詳何益。請以身喻可乎。外感不入、則內恙不

作故善調息者。修形以和中。乃可完神以長生。今邊
牆之外失守。猶之寒暑之莫禦也。入寇之毒流行。猶
之臟腑之受劇也。不究賊所以踰重關。越隘口之由。
而惟責其搶關相殺村落之險。是何異于舍寒暑之
禦。而欲臟腑之瘳也。或欲于沿牆缺口。兩山斷處。賊
衆可以擺踏馳驅者。卽其中挑可容三千人。馬營盤。
若止可單騎經行者。挑可容二千人。馬營盤。周圍壕
濶一丈。深一丈。于盤旁增高一丈。藉此爲截殺代勞。

之所。緩急可恃。以爲固。夫此亦跨山結局。古之所謂
高關戍守之制。議者之見。未爲不良也。臣愚以爲聚
人馬以守之。不若集兵革以守之。殆不必三千與二
千之靡費。而所守尤爲不可拔也。堅車不過數十兩。
健卒不過數百人。嚴烽遠譟。探賊之來。乃于營盤夾
道之處。如陣戰之法。擁車峙列。四五層。或六七層。據
隘把持。作勢撞逐。彼殘賊者。雖雲蒸鳥集。彌川絡野。
自不能行。行列列而闖闖于我矣。兵法曰。畫地守之。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又曰：據地之要害，扼地之襟喉，蛇蟠月偃，使敵人急至而不得至者，害之也。自其相持不克而遁去也，或設奇于高阜處，以木檉飛石以壓之，或設伏于翳薈之中，以砲矢擊之，或積薪于崇阿之藪，以火焚之。昔秦觀有言：暴悍無過于虎，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穿旁置罟網，撞以利戟，射以強弩，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卽此爲邊隅作虎落也。兵法曰：善守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又曰：善勝者立于不敗之地，是之謂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持重克敵，無逾于此者。然則車之足以省人馬，而減芻糧者，何如也？竊又一議：可于入寇之處，離邊牆可一里半里許，控巖依水，量以戰車夾兵而出，就其處築爲雉城，重門望樓，弩臺敵棚，外環高堤，曲連舊城，爲甕城。沿堤多設臺墩，赤幟相望，刀斗相聞，環堤外錯綜植以萬柳，移附近守備官軍住劄，以爲守禦。內以防奸細之出，外以防桀驁之入，賊

小舉則開門延敵。設奇出伏。輕車與戰。賊大舉則擁
車列塹。重壘堅壁。附近城堡。卽時策應。相隣路口。張
爲聲援。昔高呂有言。狄同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
攻城。若用其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
不能深入。此皆扼吭先制之計。兵法曰。善守者藏于
九地之下。敵不知所攻。又曰。兵有三勢。將勇輕敵。士
卒樂戰。三軍之衆氣如飄風。此謂氣勢。關山狹路。大
阜深澗。龍蛇盤踞。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夫莫過。此

謂地勢。因敵怠惰疲勞饑餓。前營未舍。後軍未涉。而
擊之。此謂因勢。凡得一勢者。敵且莫能侵。况兼而有
者哉。如此不惟墻內之民。時耕時穫。雖墻外之墟。無
不漸爲我耕所矣。故上將務食于敵。食敵一鍾。當吾
二十鍾。芘秬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趙克國平莒。奏屯
部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通勢併力。以飽待饑。以佚
待勞。此其上策也。以上二策在內者。可以爲盤。在外
者。可以爲城。然必多召土著常居者。彼有所憑。依蔽

捍恃而無恐有父母妻孥耕獲益以給之豐宅而安
矣故曰確守邊疆以居民爲主官與軍鎮壓之耳大
約九邊衝口四分吾軍三分守內一分守外其守外
者視內而加給焉則勞佚均而樂爲之用無不各以
全力而當一面回視昔之盤臺之番戍調集之遲鈍
守無定法人無恒心其虛實強弱奢儉煩簡奚啻萬
萬也以上車守之法大抵議北者當以套虜爲急此虜旣驅
他若大寧興和開平東勝賀蘭燉煌等舉而措之耳

臣聞上馬之費可具四車中馬之費可具三車下馬
之費可具二車飼秣調息之貲非所笑也及其用戰
也一車足以敵十騎之驍八十人之健且車之經歷
歲月修葺有常非若馬之棄齒也今計大陣五百七
十二車中陣三分之一小陣三分之一如亮之法卽
六十四車以下皆足以設奇正而驅胡馬合九邊之
車其費不當一邊之馬奈何今之謀臣智士欲安內
攘外以慰我皇上北顧之憂者獨不爲置車師計

乎法曰烈烈轟轟夷虜無踪轟轟烈烈夷虜盡滅臣擬曰烈烈多火也轟轟多車也其諸破夷虜之機括語乎臣昧死敢道諸臣之論車未諳虜情製非其良用非其法如醫然未明其症藥非真材方非合式如臣之致其料也是原其症也繕其車之製也是揀其材也釐其車之戰攻守也是合其方也此法具在春秋若左丘明則見而知之若諸葛亮則聞而知之自李唐來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萬日乾

撫卹屯田官軍疏全

收久廢
後邊儲
邊儲匱
後兵將
向之屯
竟為虜
言之可
三嘆

屯政之宜其法在於召佃而其要則尤在於蠲逋薄徵而已以召佃言之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陪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不治間有暫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田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

者便索全糧。彼欲兼領。又患寫遠。孰貪二三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利。陪五十畝之稅哉。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陪者愈陪。患不得息。自非朝廷寬恤。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部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計畝。定稅給帖。承佃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官分外科擾。俟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爲有見。蓋以

荒田零坵。隔遠。遠則不便于關領。荒則未望其收成。若非聽令擇便。則人苦于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其租稅。則人憚于陪糧。而不肯佃。卽今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有奇。足堪耕闢。乞聽多方招人承佃。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隨其所佃畝數。納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量寬三年稅糧。以爲牛具。種子之費。俟三年成效一體徵納。若成熟之後。雖

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後、復有區處、如無復業補役之軍、則永爲已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於全領、又不患於陪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於虧欠矣。以蠲逋言之、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分屯糧、共一萬一千五百石、各衛掌印、併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參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追徵不完、合應住

俸、但見今各衛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其前項無徵稅糧、每年俱係各戶包補、如豐成之際、猶隱忍代陪、至薄收之年、僅可自完、誰肯鬻妻典子、爲人陪納、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俸糧住支已久、拖欠負數少者、猶望豐成之年、處置陪足、至於數多者、縱得豐年、亦無陪納之計、各官俸糧再無關給之望矣。今林士元等官、欲將各官住過俸糧、通行扣筭、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數、其有未足、待二三年以後、財力

稍舒補完夫以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
准抵逋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莫若照各年分豁災
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坍荒地若干所拖屯糧
悉爲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
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者暫准關俸其
餘二分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
俸庶幾人心有所遵循而逋負之糧漸次可補否則
各官之俸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

人尚資於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
今俸糧既住日用無措未免侵尅屯軍屯軍既窮未
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
爲愈也以薄徵言之竊惟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
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
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則每畝納銀一分
六釐蓋又輕矣比較之屯田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
納糧一十八石內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

得爲重但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大疫
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
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葭莽極
目不勝淒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
年俱係衆戶陪補陪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愈多陪
補愈重反復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此極矣今
林士元等官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免俟年豐人衆
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干頃畝照常

輸納見荒田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召佃成效一體
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但田有常額額有常稅
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遽欲除豁一項恐亦有
礙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效一體收
徵竊恐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
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佃之召者何人敢承查得
嘉靖六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巡視
屯田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累次題行欲通查各

衛冊荒田地共若干頃畝冊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釐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爲可行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查實勘實各衛冊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有奇委實崩冊合應除豁其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荒難于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乞照依所議將前項冊江田畝悉爲除豁比較荒田俱作改科計

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各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五釐共加出銀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補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三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升作五升三合五勺共陞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坐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爲已業量寬二年租稅

待二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用力極難則雖薄徵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爲之計今查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槩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二紙二十紙者有之硤瘠不堪之田俱着貧軍領佃陪補糧稅最爲積弊伏乞通查各衛戶由每戶多領二紙

以上者每三紙令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卽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幾可清矣

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
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
爲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絕主上不聞者無足
言矣過爲計者則又曰君子危人明主憂治世夫世
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
之反求眩瞽莫知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天國厚
恩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
過不一毫諱過不爲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爲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于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
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
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柔
慈想恭儉能有愛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
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
所不能槩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于
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
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

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爲之。卽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所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

人所難言

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日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于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茲熾。自陛下登極

亦人所難
言

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罄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衮職有闕。誰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

棊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

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有言責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陛下之心惑也。過于苛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賤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

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是已拒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

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迹。旣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關于君道之不正。臣請再爲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

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子於人而為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為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伏犧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

解感
至言大足
致遠大足
解願

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真宗獲天書于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搗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玄修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

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既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卽近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皆爲貪竊。今爲逆虜。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以有守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

無用于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于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乎玄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

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
得志于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陛下誠知玄修無
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
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朝政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
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
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
臯陶伊傅之列相爲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
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厨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

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厨內庫下之戶
工部諸廠段絹糧料諸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于
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陛下言
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
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
用民有益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爲之。官有
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
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

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
成功練選軍士以充召募驅縉黃遊食使歸四民責
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
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
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
遠之業諸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
行之此則在陛下
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
具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

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乎

陛下

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
之于其間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于
求賢逸于任人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
恭已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
物熙洽薰爲太和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
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

似講道學
實非道學

心難爲諸

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望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夫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爲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陛下

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張棟

陳邊事

全

題爲邊事懷憂效忠無策縷陳愚款以冀一得事伏
念臣棟謏淺無似荷蒙 皇上拔置兵垣則邊疆之
事臣旣以身任之矣頃因人乏承 遣閱視則邊疆
之事臣又以身親歷之矣一時閱視諸臣率皆借箸
持籌以還報而臣獨未敢置一言者蓋深有見於邊
事之難言也無過戰守和三端而已言戰則兵何在

乎馬何在乎。可徒手而搏否乎。言守則恃有險乎。恃有人乎。可堅壁而待否乎。言和則和且二十年餘矣。和之害至今日而彰彰較著矣。臣故不忍不言。而猶不敢輕言。卽不敢輕言。而終不忍不言。願縵頰於皇上之前。臣欲晉請罷和。先後諸臣之請罷和者屢矣。和竟不可罷。何也。當事之臣懼皇上也。懼言者也。皇上聖明神武。照臨在上。懼之也。宜何懼於言者。則有說焉。和之議始自嘉靖中。而成於先

帝末年。已二十餘年於此。封疆之吏咸借此爲躋崇。躡要之階。廟堂之上。若恃此爲久安長治之計。戰守機宜棄置不修。陵夷至今。而廢弛已極。一旦罷和。虜狼如狼。必張吻而入屠城戮地。萬萬所在不免。言者不羣起而歸咎之乎。當事者之持不肯罷。臣故知其非得已也。但臣伏枕而思。心血已竭。如能苟且目前。養寇禍國。而不與其憂。則和可無罷。誠念及於他日之禍。當必有按劍而起。不俟崇朝者。蓋嘗脩查

恃和幸虜
一衰耳

和之始議。謂當假此羈縻。姑緩其入犯。一年不犯。則
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得三
五年寧靜。而常勝之機在我矣。今奚啻三五年耶。而
常勝之機何在。爲今日計。必曰虜強我弱。未可輕罷。
自今伊始。務力修我備。真足以制其死命。而後和可
罷也。嗟嗟。此卽始議云耳。人情不激。則不奮。不懼。則
不思。不逼危亡。則不能輕死。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
置之亡地。而後存。儻欲借和以修備。必文武將吏下

至。廝養刑餘。無一人非忠臣義士。而後可。不然。一念
偷安。勇者可餒。一人易心。舉者可墜。今日以與明日。
明日復與明日。更二十年。其禍不知又當何如也。故
和。在。今。日。欲。罷。則。罷。愈。後。時。愈。不。可。罷。矣。和。罷。於。今
日。其禍必慘。今日不罷。而俟他日。其禍且有不忍言
者矣。此何待智者。後見邪。臣是以欲首請罷和。而臣
又知其言之必不售也。無已。則願議啓邊之令。願議
損軍之令。以爲和助可乎。我旣與虜和。而邊將倖功。

邊氓貪利。鬻自我。祭是誠。啓邊也。若虜人搶掠而我
殺之。安得謂之啓邊。惟二十年來。兢兢然恐壞和議。
以故虜殺我則無禁。我殺虜則有禁。虜且窺見我意。
恣情狂逞。一人卽搶一搶。卽盡沿邊軍袖手。不敢與
敵。間有操守等官。稍爲白眼。虜復擲榆之曰。爾能抗
我。我能中爾。以罪遂皆相顧披靡。而任其狂逞。若奉
驕子。可憫也。亦可恨也。願自今破此令。無論邊將無
論邊氓。有敢殺虜者。虜至聽其剗刃。卽盜馬劫帳。亦

可無究。虜或責我渝盟。我獨不可妄對。如彼所謂稍
帶人口。所謂誤殺漢人乎。虜人犯我。不責其渝盟。而
我欲渝盟。則恐自失信義。臣之所未解也。虜之入犯。
而不能收斂。不能堵截。因被殺戮。是誠損軍也。若與
對敵。而致有陣亡。安得謂之損軍。惟二十年來。第幸
邊疆無事。以故虜之入犯。利於隱。而不利於報。利於
縱敵。而不利於交鋒。急卽剗軍。以媚之。而未敢有一
人彎弓相向者。灰壯士之心。奪材官之氣。非一朝一

夕之故也。願自今破此令。無論大犯小犯。一以提兵出塞爲上。不得以未奉軍令爲辭。倘事在卒急。雖先發後聞。亦無不可。奚止全師取勝者。可當上功。苟能鼓勇爭先。卽或有所損傷。亦宜置而弗論。若必束之科條。損一人也。傷一馬也。皆可罪也。竊恐淮陰將兵。終無是理。而欲責諸今日之邊臣。臣之所未解也。臣爲此言。似乎戾於和議。而不知正可以保全和議。和議不罷。則臣之所願無逾此矣。夫和不罷。邊事必不

振。因循三年。又當閱視。而臣則欲請罷閱視。夫閱視奉有先帝明旨。本因虜酋效順。恐邊臣弛脩。故因此警惕人心。振興頹廢。且臣以匪人業已承此遣矣。又何爲而請罷之。亦有說焉。臣惟自往閱視。而欲請罷閱視也。閱視之始。差大臣矣。未幾而改科。臣又未幾而改按。臣又未幾而改命。臣等九人分道而出。一噴一醒。而終不能保其後之不痿痺也。且閱視者。責在糾察。不在修舉。事已廢誤。雖糾察亦

奚以爲臣所至閱報冊則八事無一事不修舉者及
按而查之則八事無一事不廢誤者將一一而求之
乎將一一而寬之乎間有餘虛之極目不忍覩至於
拊心浩歎而卒亦付之無可奈何也臣是以知閱視
之臣不能爲邊事效也誠得實心任事者分置諸邊
方假以便宜踈其文罔使之積日累月次第修舉一
年責以一年之成功兩年責以兩年之實效不啻如
始議所云者則又安用此贅差以滋好事者之口耶

苟邊臣不得其人雖歲一閱視月一閱視日一閱視
亦何益矣臣是以欲請罷閱視而臣又知其言之
必不售也無已則願議叙功之例願議罰罪之例以
爲聞焉所稱邊臣以身繫封疆之重有鋒鏑死亡之
憂故論功行賞當倍於腹裏迨和議成而桴鼓不鳴
刀斗不擊矣則始就八事而課之謂能着實修舉著
有勞績斯可比照擒斬議賞而後漸濫觴者何也以
擒斬有可憑而修舉無所據也然修舉之跡難據而

修舉之驗最易明。虜至而不能戰。不能守。其驗昭昭矣。今日冒上賞。明日濫崇階。此何說耶。稍不如意。又以爲非鼓舞邊臣之道也。臣惑之。願自今破此例。果有實心任事。不務粉飾者。自當有超異之擢。一歲九遷。無嫌於過。倘止於尋常職業。無所廢墜而已。則亦人臣終事之義。何以當異功。責厚報哉。此例不議。則閱視一行。僅足爲朝廷市恩資。爲邊臣邀陞賞。安所稱警惕人心之道也。功與罪不當並重。那一勸

一懲勵世磨鈍。正藉乎此。而自和議旣成。往往有勸無懲矣。所謂踵襲舊套。搪塞誤事。卽照失機擬罪。其嚴乎。顧二十年來。未見有行之者。何也可以負朝廷。而不可以負同類也。甚至掩敗爲勝。文罪爲功。下以欺上。外以欺內。駕虛飾僞。恬不爲恠。卽欲一一攻其僞。而發其幽。人且以爲望之深。求之急。而非所以養國家和平之福矣。臣惑之。願自今破此例。在竊鈇。召疑。投杼。至謗者。雖誤罹法網。正當特爲昭雪。以

伸公論脫有徇私獲公欺。君誤。國情罪得實者。何妨重處一二以昭。憲典。區區褫官奪職不足爲懲也。此例不議則閱視一行僅可爲邊臣文有過而不能爲。朝廷明有法安所稱警惕人心之道也。臣爲此言似乎過抑邊臣而不知正可以振起邊臣閱視不罷則臣之所願無逾此矣。夫臣。請罷和又自俯而爲啓邊損軍之議。請罷閱視又自俯而爲叙功罰罪之議。非臣之上願也。臣又知當事者不能罷

和。而或可從啓邊損軍之議不能罷閱視。而或可從叙功罰罪之議亦非當事者之上願也。時也勢也。蓋兩難也。則臣因是而復有說焉。前人立法後人守之。此論其常也。法之將敝識者補之。此無妨通其變也。今之時勢倘有可通其變而不當泥其常者乎。臣以爲八事有當更議者矣。又有當增議者矣。兵馬錢糧。非八事中最爲喫緊者耶。所謂積錢糧。豈徒稽查盤驗之謂也。考諸原題謂嘉靖中虜歲入犯。兵馬防秋。

變主爲客其費不貲自與虜和而各邊兵馬各守信地客兵糧餉日有日積月有月積三年一閱試閱其所積幾何故不曰查錢糧而曰積錢糧積之字義可深思矣乃今以訛傳訛漫不知原疏之旨原疏不云乎戶部年例逐年處發不得短少每年防秋畢日節省過錢糧另項收貯以俟閱臣查閱今之年例扣數而發業已無望其贏餘而民屯兩運節年拖欠動以十萬欠一分卽少一分那東揜西借此抵彼日亦不

錢糧有出
籍無入籍
更不止此
矣

給又安從而節省之也軍士月糧有三四月未支者有十數月未支者有一兩年未支者什伍枵腹而愁千夫頓足而歎其窘迫無聊之狀有目者皆能覩之而開造文冊猶繫以節省之名甚至傳會其詞以爲比上次多積若干是何舛謬一至此哉其在今日臣謂不妨明言錢糧缺乏但當苦心思所以節其流防其匱且軍餉云者軍之餉也不係養軍不係秣馬而一槩動支此不可申其禁乎閱視者毋以有存積爲

如此則

視不可以
矣公益激
而欲去之
也

功。而。以。無。妄。用。爲。功。則。庶。乎。節。省。者。非。虛。名。而。有。實。
際。矣。所。謂。練。兵。馬。臣。亦。考。諸。原。題。謂。兵。馬。不。練。與。無。
兵。同。今。旣。與。虜。和。則。國。家。閑。暇。可。以。不。時。操。練。故。
有。大。操。小。操。合。操。分。操。之。說。而。又。責。成。各。道。躬。親。監。
督。與。各。將。領。一。體。賞。罰。今。無。論。各。道。卽。各。將。領。有。能。
念。及。於。兵。馬。者。爲。誰。有。能。念。及。於。操。練。者。爲。誰。三。年。
閱。視。張。皇。下。操。僅。僅。一。列。營。一。布。陣。費。金。錢。之。賞。而。
已。臣。不。敢。責。人。先。自。責。已。所。至。未。嘗。不。操。也。其。兵。少。

不。成。行。伍。者。未。嘗。不。按。冊。查。點。也。籍。之。而。名。姓。依。然。
數。之。而。肖。貌。咸。在。持。鎗。挾。彈。銜。轡。就。羈。所。見。孰。非。兵。
耶。孰。非。馬。耶。若。曰。是。兵。也。是。馬。也。驅。之。當。虜。臣。不。敢。
信。也。卽。臣。冊。內。所。具。實。在。精。壯。亦。不。過。一。時。較。閱。似。
勝。於。儔。匹。云。耳。今。之。兵。馬。豈。惟。不。練。正。謂。無。兵。此。非。
邊。臣。之。故。也。和。議。成。之。也。其。在。今。日。亦。不。妨。明。言。兵。
馬。單。弱。但。增。馬。增。兵。必。先。增。餉。無。米。求。炊。空。言。奚。益。
曷。不。就。其。見。在。者。而。實。操。練。之。次。第。革。補。革。一。老。弱。

即可增一精壯革一遊食即可增一控弦姑舍是而
求召募召募亦老弱耳亦遊食耳惡在其爲精壯邪
二事爲八事所先臣是以獨詳其說而請更議束
約申告邊臣謂當及今改弦而易轍者也若乃所謂
修險隘豈徒以耀觀美侈載籍已哉垣墻實足以爲
限堡塞實足以自全誠靜制動逸待勞之道也而不
謂其流之弊至於藻績紛飾虛文相勝有難以枚舉
者其最可笑無如壽山福海幾副花眼埒頭幾千萬

箇皆稱險隘具入報冊不知何益於實用卽無益於
實用猶可言也乃有創築一城創設一堡費帑銀竭
民力以獵取功賞者則尤可恨矣蓋惟以脩險隘爲
功夫安得不藉手工築以報功也所謂整器械貴在
多乎貴在用乎誠得其用何取乎多而流弊相沿以
多爲勝遂致有捏報虛數動計萬千而察之實未嘗
有者展轉流傳卽經營官員弗知也卽看守庫役亦
弗知也其報稱軍置民置者虛數尤多率遇有警又

請置造甚且假置造以委用其私人而因之以叙功
行賞則尤可恨矣蓋惟以整器械爲功夫安得不藉
手置造以報功也臣竊以爲修險隘無足言功必被
虜而收堅壁清野之效是之爲功整器械無足言功
必臨敵而收攻堅擊銳之效是之爲功二事先該戶
部條奏行臣覆議臣以另疏奏請謂當亟行更議
者也若乃開屯田蓋實粟塞下之意法非不善也顧
地利不同民風亦別無論各邊卽一鎮而自難以此

例彼矣此或開彼或不可開彼易開此或不易開相
地之宜寬民之力斯公私兩利之道而惟原議以多
開爲功則遂相率而報開彼此爭勝所報雖多熟者
什一荒者什九強派軍餘領地納糧在正軍則有扣
抵而已在餘丁則有兌支而已以至屯軍日窮而屯
地日益荒屯地益荒而屯軍又益窮爲法之敝有難
盡言者請自今毋徒以多開爲功倘有虛報開墾
致累軍餘賠糧者仍論其罪此今日之屯政所當更

議者也。若乃理鹽法，蓋飛輓助邊之意。法亦豈不善哉。顧邊地遼廓，客商憚遠而不至。土商消乏而無人。則僉報富民為商，籍名在官，派引徵糧。其貧不能獨支者，又扳報子戶，衆擎共舉。甚至有一引而累及數人者，引雖不滯，如累民何？故利在而民自趨之，其引不滯，真不滯也。法在而民不敢違之，其引不滯，非真不滯也。請自今毋徒以引不滯為疏通，倘強之通而不惜民之累，正所以為罪。則今日之鹽法不可不

仁人哉

更議矣。若乃逆黨云者，謂如丘富、趙全等從虜為逆，所當用計解散也。苟無其人，何必具數？而乃支離牽合，漫取降人及通丁等報入冊內。臣初閱報冊，多者百人，少者數指，以為真從逆者也。試呼而問之，皆在營軍士耳。或因其被擄逃回，或因其偶通夷語，則遂謂之逆黨。况已造入兵馬之數，而又報為逆黨，一人兩見，順耶逆耶？此一事也。臣謂當更議，必係從虜為逆。即如今板升等夷，脫能招而捩之，斯誠哉其為散

逆黨也。不然，事屬欺罔。請坐之罪可乎？若乃胡馬云者，始謂以馬爲市，假此羈縻虜酋，而我又資馬以爲用，故以多收爲功。乃今所市之馬，已一無可用者。徒有市馬之名，實以馬價委之溝壑而已。且以其馬分派軍士，扣伊月糧，抵克市本，各軍朝領而夕斃，所得不足以償所失。軍日以貧，虜日以富，虜以垂斃之馬，耗我養軍之需。我以有限之財，易彼無用之馬，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八事中猶然以收胡馬論功，豈

不大謬耶？臣聞視固鎮，雖無市馬，而聞諸各鎮，閱視者備言市馬之害。臣是以謂當更議管也。馬有用則以收爲功，今也馬有害，請以不收爲功，卽不能不收，然必減於原數者爲功，浮於原數者爲罪。此一事也，似與原議相反，而實今之時勢，不可不亟反者矣。猶未也。先年各邊撫賞雖有定額，所未定者宣府一鎮耳。果能堅守原額而弗逾，何至扣軍糧扣馬價以填漏卮耶？惟虜酋之貪得無厭，要求無已，邊將格於

和議恐市不成而有罪則不得不私增於原額之外。一歲所增又爲來歲之額而虜之貪得如故要求如故不得不又增於所增之外日增日多而無能神輸鬼運以探諸私囊也。剝軍婚虜職此之故矣。今歲閱視者出奉有明例斟酌定擬卽宣鎮亦已有額。謂當一體遵守倘不能守今日之所定而復如往日之私增。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耳。故閱視不能則設撫賞當爲一事。無論其取諸官取諸軍。但有私

增卽抵以罪。雖增八事而爲九事亦何不可。猶未也。各邊經制先定於嘉靖四十五年至萬曆九年重定。已刻成會計錄似可永安而弗變矣。顧先今時世不同。終難拘之以畫一之法。倘欲執其初定者而必使一無增損。旣扞格而不行。然則任其隨時增損而盡失初額。則又非定經制之意。二者皆不可以爲訓。今歲閱視者出已該戶部題。准申明限制。卽未必遂可據爲定規。大約已有定數。三五年間臣固知其無

甚變更也。今而後。但遇閱視之中。一定經制之額。制額既定。守而勿渝。若旋議旋定。旋增旋損。則又安用經制為哉。故閱視不罷。則定經制。當為一事。酌議必當持約必堅。倘以虛文相應。有罪無宥。雖增八事。而為十事。亦何不可。再照閱視之例。三年一遣。九邊三人。而今歲醜虜寒盟。適當三年之期。遂有九人之遣。臣棟謏淺無似。幸隨諸臣。後電勉報命。而於心終未能慊然。是以有此陳請。伏念稽覈貴詳。而不貴

聞公作此
疏半月乃

成真實經
濟手惜哉

斯人
忠憤愈切

曲夫封

數三年之期。似不必泥也。遣貴得人。而不貴求備。三人九人之數。似不必定也。誠得其人。則當如今歲臨時。請遣似不必拘以衙門也。誠得其遣。則當如今歲便宜從事。似不必限以完期也。諸如此類。乞勅該部酌議。停妥務使閱視不為空行。以維和議。不終誤國。則邊疆幸甚。臣等幸甚。

可以行矣

毒是懷。兢業之衷。潛替。郊廟不饗。而仁孝之念。疎。堂陛不交。而君臣之誼。隔。天災物異之警。罔徹。宸聰。民生國計之憂。不關。聖慮。皇上試省。此心。敬。耶。怠。耶。于。治。道。得。耶。失。耶。臣。備。員。輔。弼。既。不。能。婉。導。密。規。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軋。坤。將。壞。之。樞。曠。職。鰥。官。久。當。退。避。所以。逡。巡。未。去。徒。以。被。恩。高。厚。毫。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忠。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元。旦。受。賀。不。

報。請。大。計。臨。朝。不。報。臣。犬。馬。微。誠。不。能。感。回。天。意。已。可。見。於。此。矣。至。于。升。儲。大。典。九。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惟。殷。卽。冊。立。之。期。或。可。少。待。而。豫。教。之。舉。委。宜。蚤。圖。科。臣。所。言。未。為。差。謬。皇。上。卽。惡。其。瀆。擾。報。罷。足。矣。甚。則。罰。俸。罰。俸。足。矣。何。至。降。調。外。任。乎。旨。意。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宮。闈。之。讒。構。交。作。其。於。虧。損。聖。德。動。搖。國。本。非。細。故。而。已。也。僭。請。寬。宥。未。賜。允。俞。且。復。遷。怒。申。

救諸臣。槩加譴謫。臣誠不忍。明主蒙拂諫之名。清朝有橫施之罰。部科羅無妄之罪。宗社蓄不測之憂也。循省虛庸。終慙匡救。若復依違保祿。渙忍苟容。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以陷主不義。詒辱朝廷者耳。死且有餘。修焉願乞。聖恩。亟賜罷歸。俾全晚節。臣無任感激祈懇之至。

為愚戇冒威禍延朝省乞恩蚤賜罷斥以

全善類以安人心疏

其二全

頃因科臣李獻可等疏請豫教蒙旨降罰臣不

揣輕鄙冒昧封還意事係官闈不宜盛怒以損

天親之愛言出臺省不宜峻斥以塞忠諫之門乃

為聖德慮為國體慮非為獻可一人也揭請

寬原未蒙俞允方當退而補牘再瀝悃誠而科道

諸臣申救獻可者若鍾羽正張棟陳尚象鄒德泳等

又已得罪兩日之內嚴旨疊出或奪其俸或摘其

官方一旨調南京又一旨調外任方一旨降

邊方又一旨削籍爲民。以至于孟養浩之廷杖。一百則慘更甚矣。雷霆橫擊。風日凄陰。凡舉朝士紳。遠方官吏。見者無不喪氣。聞者無不摧心。誠不意聖哲之君。有此舉動。平明之世。有此景光。而原其釁端。由起則自臣揭救獻可。始是臣惜諤諤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羣英。爭降罰之輕刑。而反構放逐之重典。善類之罪人。清時之戾氣也。用是自陳愚戇。疏乞罷歸。庶幾感悟。宸衷消融。聖怒霽然。開霽。

赦宥諸臣。使之復還舊官。勉圖報稱。則始雖因臣戚累罹無妄之災。終乃以過見原。獲自新之路。臣雖退居壘畝。尚可以一去謝諸臣耳。何圖席藁累日。未奉處分。詢之同官。乃知爲臣具揭伏奉。聖旨謂臣希名不遂。託疾故症。臣聞言怔悚。負罪彌深。竊念名非臣之所希。實非臣之敢棄。臣所希者。期皇上爲堯舜之主。而臣爲堯舜之臣。此之爲名。垂千載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顏色。觸忌諱。抗爭僨事。被譴罷歸。

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尊官家。享厚祿。主德愆違。而莫之救正。刑政壞亂。而罔克匡維。此可謂不希名之臣矣。而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將逢迎爲悅。阿諛取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爲。是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也。不但得罪于李獻可、鍾羽正諸臣而已。豈當一日立于堯舜之朝哉。伏望皇上察臣慙愚。本爲禍始。將臣特賜罷免。以示首事之懲。仍召

遠降謫。諸臣以釋株連之罪。庶善類無枉。羣情不搖。臣感戴生成。環艸難報。臣無任戰悚待命之至。

爲欽奉

聖諭。恭陳謝悃。并乞

矜憐。愚慙

開霽天威。俯容退休。以全

恩造。疏

其三全

臣頃以救科。臣致于。聖怒斥罰。杖遣連及多官。數日以來。驚悸不寧。惶懼欲死。凡兩疏乞罷。未奉。允俞。忽于本月三十日。伏蒙皇上欽遣文書官李浚。恭捧御札。到臣私寓。傳示。聖諭。邇年以來。喜事

小臣狂肆不道。逞臆激擾。姑以薄罰。卿爲佐治。見此要名不義之徒。自宜調停。厝處緩詞。解諫却乃。逕駁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想。卿真欲以此挾君。廢政治名。逸卧。豈人臣之義哉。且卿輔朕燮理贊襄。佐治有年。方今國務多艱。卿恣然高卧。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暫假數日。卽亟入閣辦事。卿宜欽承之。故諭欽此。臣謹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犬馬猶能報主。葵藿尚

克傾陽。物類且然。况臣具面貌心腹。而爲人受。皇
上作養生成之大德。十年講幄。六年政府。卽
天地父母未足比其恩慈。雖粉骨碎身。莫能伸其
報塞。豈不知將順聖意。鎮戢羣囂。可以全君臣
喜起之休。養中外和平之福。而止以冊立一事。爭
議數年矣。在皇上欽定。冊期已有。確然不易
之信。在小臣數生激擾。殊無帖然聽命之恭。聖諭
謂其喜事逞臆。此誠諸臣之罪。不可掩也。幸蒙薄

罰臣但當委曲調停從容緩解而封還。御批致激
聖怒。聖諭責臣甚失禮體。此臣之罪。臣亦不敢辭
也。但。皇子于。皇上至親也。冊立與。豫教典
禮之大也。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
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爲。宗社大計。慮以盡言爲效
忠而已。豈意其激。皇上之怒哉。使諸臣預知。皇
上之怒。必不敢激。聒。宸聰。使臣預知。皇上之怒
必不敢封還。內降而所以敢激。聒敢封還者。正恃

皇上之聖明。無一言之不納。皇上之寬大。無一物
之不容也。及今數日之內。嚴旨疊出。斥逐紛然。臣
乃始錯愕銷魂。戰兢落魄。自恨以爲忠。非素蓄志未
上通而謬襲引裾之跡。期收。補衮之功。以致一言
不投。萬事瓦裂。譬之債轅之犢。不可復乘。敗羣之羊
所宜亟斥。自不能一日安于其位。而豈敢文言求去。
袂。君廢政哉。伏荷。天言切責。謂沽名逸卧。大非
人臣之義所宜。且溫旨。慰留。念贊襄有年。當以國

者國用足
而民生亦
足然其原
不于君心
君心儉而
百用皆就
于儉矣

散畿輔其侵奪民利遺害多端。內臣出鎮滿載囊橐。而臺榭園林模倣內苑其藏私告訐動經百萬。此則裁抑無制之弊也。官吏太多而添設鬻買虛費廩祿。不知幾倍於古。工匠厨役醫卜技藝新增舊積。又不知幾倍於古。此皆設置太冗之弊也。國初於異教私度者有禁於遊惰者有懲。今則釋老之徒日盛而募作之徒坐京師以冗食者不計億萬。此則禁革無素之弊也。以生民有限之財供此無涯之費無恠聚

歛緊急民怨起而災變生矣。苟欲救今日之災變而弊源不革何異於揚湯而止沸耶。臣知雖欲擇守令以牧民天下之大豈無循良賦歛力役之期會惟辦事為緊曷得以便宜而停免。雖欲廣儲蓄以賑濟郡縣之間縱有賦稅京糧邊儲之起運其存留無幾。肩以為糴本而備禦至於重祭禮審軍功清寃獄公舉劾雖可彌災而回和况未必如陛下所求者自今言之京師天下之根本也。而冒功陞受夫豈盡革刑

院天下之觀法也。而立比附律。致措奚由。觸類伸求。條陳毛舉。如奢靡未盡樽節。孤貧未盡矜蠲。羣臣懷異見而不和。逐臣在摘籍而未復。皆所以致陰陽之繆。戾臣故曰。彌天下之變。當究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求致治之本。其大本在。陛下定聖志而獨斷。於上。其輔臣專圖任於下。務求長治。不爲淺謀。總計天下之財賦。一歲所入者幾何。熟計天下之廩祿。一歲所出者幾何。其官吏數。兵數。工匠諸役。該用而不

可缺者幾何。蠹財而無益者幾何。或量加裁減。或全爲禁革。其莊田非欽賜。則給還本民。其贓私係枉法。則追徵入庫。於以省冗員。使官不必備。吏以賢否而爲去留。武弁以功罪而定升降。藝畧俱備者。方許承襲。量加管事。而碌碌不逮者。仍使備操。以待後襲。其他以倖途干進者。一切停罷。則士各自厲職。有增減。庶可省十之二三矣。於以銷冗兵。擇其精銳。汰其老弱。內而京師團營禁兵。時常教閱。更番出戍。其郡縣

各處僉派少壯之民兵。以備城守。於王畿之內。蓄積
兵一二萬。以輔之。則內無不重。外之而邊陲。鎮壘屯
聚。士馬精強。俱堪實用。其緣邊所在。招集土民之驍
勇。以爲屯軍。而又選文武才畧之士。爲將以統之。則
外無不實。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亦可省昔之少半矣。
僧道不放度。而久將自息。游食有所懲。而驅集南甸。
凡無名之賞賚。不急之工作。皆爲浮費。所當裁革。規
畫旣詳。立爲經制。頒之天下。勅諸有司。命臺諫以

糾察。擇監司以舉行。

陛下奮乾綱。以昭懲勸。信

命令。以示遵守。循吏奉法。則賞以勸功。繆吏慢令。則
罰所不宥。終始惟一。不少更改。且又抑兼併之弊。減
科派之繁。以崇教導。以課農桑。歲之所省。不下數十
萬。九年之耕。必有三年之積。由是愁嘆不作。災變不
生。百姓獲豐阜之樂。天下仰更化之治。備使有水旱
之災。盜賊夷狄之釁。蓄積多。而備先具矣。况濟之以
鹽。利益之。以茶馬。積之。以常平。又有以資餉餽。助軍

需不必發內帑之銀。加佑備糴外自有餘。陛下可
高拱無虞矣。賈誼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
多而有餘，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招敵附近
何為而不可致。陛下今日之治歟。

律呂元聲書議

全

李文利著律呂書，即其黃鐘三分九分，筭之由十二
月之黃鐘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
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鐘，增九分，由夾

三分九分
之增減陰
陽自然之
數造化至
微妙之玄
從而元聲

之本也若
司馬遷之
陽減陰增
似倒矣定
曆者貴精
求其本

鐘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
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
之林鐘，減六分，由林鐘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
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
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鐘，減九分，由應鐘復回十
一月之黃鐘，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
以九分。惟黃鐘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鐘，其所增減
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

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鐘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大呂林鐘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曆律同道。于此乃見書序所謂黃鐘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鐘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嚨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

得其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鐘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筭之。黃鐘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大簇至夾鐘減五分奇。夾鐘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鐘增二分奇。林鐘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鐘增二分奇。應鐘至黃鐘所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

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訛清濁之逆施正由黃鐘一差

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歙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槩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然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筭矣嘗以今曆

氣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却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卽今曆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審如李書則鐘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之獨見于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袁命伶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闕下者。其所係豈細故哉。

汪道昆

北虜紀畧

刪

王司馬第
一篇文字

大有來歷
又不剿古

北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潘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也。甘肅迤西。一曰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回一曰瓦剌。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曰帖木哥。以番僧爲夫。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枝蔓。削矣。弘治末虜之強

臣亦不刺、酗酒、斬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渡莊浪古浪峽、南走雪山、往往暴侵西番族帳、族帳舊有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合當差法、故設西寧兵備、守備以鎮撫之、蓋漢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刺掠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侮、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番離心、差法馬少、入茶不行、而亦不刺遂雄據西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篩餘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賀蘭山後、渡古浪峽、穿黑松山、入西海代之、

亦不刺死、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析而爲三、嘉靖三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幹耳篤思全部、以歸居之、賀蘭山後、以爲右部、自此寧夏赤木黃峽之口、無寧日矣、其二弟愈爾徒、直松潘、永寧山外、絕不與虜通、初吉囊之西伐也、娶瓦刺之女、至是死、三子曩台吉、各分兵、俺灘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俗、欲蒸瓦刺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直宣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來、俺

灘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桀驁然西失吉囊手足之助內携小王子君臣之情類年戰伐而驕侈淫縱部衆亦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孃孃灘黃河東不過故獨石嶺潮河川所遶之麓所謂萬塔黃崖者衆男女老弱不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徙其帳于北以避我搗巢又留兵以護家防小王子故直南則入宣大之間極則西至紫荆關東至永寧四海冶隆慶居庸直西則入大同鴈門以犯山西自獨石嶺折而東行于

八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由潮河經行之口以犯古北東至順薊南窺通潞然臚胸滹沱京西諸水及都城遮之亦不能復南也古北潞甚險故西緣陵南白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道宣府而歸古北口之東曰墻子嶺曰羅紋峪皆縮入古北口之東南西曰石塘嶺曰馬關大水峪匣兒嶺又西曰渤海所黃花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墻則諸華夷人之遁逃者曰陳撻頊色稱兒何耨豆兒居之衆僅合六七

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灘馬牧山深險無如之何
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百七里此山之虜遮之也中
國置牆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爲險自此以東
置牆皆如之緣川而行遇山悉棄故廻遠而難守然
皆故大寧地以居朶顏者也其入貢而爲患者哈哈
赤又東曰喜峰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
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爲白龍江所阻當
犯永平遵化鐵冶不能至京師又東則泰寧福餘地
直遼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衆不滿千
遼澤受東北諸夷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淖泥
常以三冬春初冰結時犯塞又遼人王忠入構熟夷
得千人自爲部長常以父事趙參將傾葵數爲盜晨
起必斬二人以祭旗率以爲常其惡甚于哈丹兒陳
通事等也虜中大校如此

珠。極。博。入。以。祭。歟。率。以。爲。帝。其。惡。其。十。百。其。良。刺。
昏。床。入。官。檢。括。其。帝。以。交。事。能。參。謀。則。葵。樓。爲。益。景。
帝。以。思。及。春。味。米。辭。執。罪。塞。又。發。人。王。忠。人。謂。燕。夷。
發。畢。受。東。壯。詣。夷。亦。入。燕。之。親。春。夏。煉。正。制。冬。對。或。
直。發。三。吳。鎮。守。其。時。或。謂。首。日。或。陳。谷。志。春。樂。不。備。年。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十四

思皇周應選

南海秋濤陳子壯輯

浙汜仲因陳鼎新叅訂

天虞金階升

謝朝佐

字劍雲閩中建州人官拜御史

冊立東宮

刪

臣惟國家之敗恒由左右之獻諛而疾疾之消每資於藥石之苦口故夏禹至聖韜韞常懸虞舜大智

通言必察。用能衆善。宏收敷施。允當寶曆。賴以綿長。職此道也。臣等於建立一事。再三懇禱。未蒙皇上批行。豈不欲阿意順旨。以投皇上之悅。而顧批鱗觸忌。以犯皇上之怒哉。然臣等言官也。言官則言責攸係。言官不言。更誰有任其言者。昔周任有言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夫亦譏默默者之誤君。誤國。爾則臣等抑何敢噤口。而依違以觀望也。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此不易之定分。臣前䟽解

之詳矣。卽胡安國所云。夕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此也。故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聰明。諸凡創建。無所沿襲。而於建立大典。未嘗師心移易。洋洋乎統緒昭明。固萬世之龜鑑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寧謂陛下舉祖宗相傳之心法。一旦而頓廢之乎。知必不然。顧旣克遵祖制矣。而竟不頒建儲之旨。竊恐猶豫滋多。變遷不測。或有讒人交媾其間。而鉅典壞矣。豈惟天下臣工私爲皇太子危疑。卽皇太

危言亦是
卓識

切當
于國本深
有關係具
見忠懇

危言動

子○之○心○亦○未○必○不○危○疑○也○昔○魯○莊○公○生○於○桓○公○六○年○
春○秋○從○而○筆○之○曰○九○月○丁○卯○子○同○生○夫○始○生○即○書○謂○
何○早○定○國○本○也○始○生○猶○書○以○為○國○本○計○寧○謂○皇○太○
子○睿○齡○近○已○有○一○十○有○二○尚○于○天○下○之○本○泯○泯○然○若○
輕○舟○之○飄○搖○乎○哉○尤○有○異○焉○齊○桓○公○少○長○之○分○未○明○
終○至○五○子○爭○立○干○戈○不○休○談○者○謂○其○德○薄○流○卑○伯○功○
宜○爾○今○陛○下○王○道○規○恢○超○軼○伯○功○萬○萬○固○不○至○如○
齊○桓○之○廢○長○立○幼○然○日○月○倏○忽○怠○緩○啓○憂○即○陛○下○

無○齊○桓○之○心○將○不○涉○齊○桓○之○迹○哉○迹○可○疑○則○衆○口○難○
杜○此○臣○等○甘○觸○雷○霆○之○怒○冒○斧○鉞○之○誅○無○敢○依○阿○澳○
忍○效○全○軀○保○妻○子○者○所○為○而○一○而○再○而○三○必○冀○以○回○
皇○上○之○蔽○而○后○已○也○管○季○文○子○三○思○后○行○孔○子○聞○之○
曰○再○斯○可○矣○蓋○人○情○思○太○多○則○私○意○起○事○機○去○今○冊○
立○之○事○亦○待○三○思○耶○不○待○三○思○耶○如○以○為○不○必○三○思○
胡○不○速○渙○綸○音○如○以○為○必○待○三○思○則○陛○下○閱○臣○
等○奏○疏○豈○無○一○經○目○一○注○心○而○思○又○寧○止○三○也○耶○從○

古以來士庶之子八歲卽入小學父母爲之擇嚴師
訓正道况皇太子身有宗社生靈之寄四海九州
之托青宮毓德此正其時出閣講學已踰其期奈何
尚爾躊躇恐使之廢時失學哉請以一身驗皇太
子身之腹心也四海蒼生身之肢節也腹心安則肢
節調腹心搖則肢節潰此固庸醫視以爲無事而倉
公扁鵲望之而却步者矧今寧夏之浮雖獻關白之
亂未除安知四海無所窺伺而動手伏乞陛下採

葑菲之言弘滄海之量勿以臣言爲瀆勿以大典爲
輕速勅輔臣九卿科道公同會議擇吉冊立以
承大統以安人心萬世治安之道端在此矣

星變修省

刪

陛下聰明天縱德器夙成臨御以來勵精圖治經
筵日御恭已臨朝庶幾大有爲之主夫何三四年
間漸生厭倦朝講久廢廟祀不親定省久疎賢人
屏逐儲位未正寵幸逾涯邊報日馳而長夜飛觴

言人所不
敢言

如故。君臣情隔而留中章奏益多天怒于上而不知民嗟于下而不聞咫尺。天顏如同萬里向非天心示儆何以感悟。聖心今者彗星告變。皇心儆惕期共修省以回天意所以懲既往玩愒之習而保萬世之治安者將在斯矣。謂非天心之仁愛乎。當此時也大小臣工日翹首跂足以望陛下維新之治。臣意陛下必下求言之詔悔已往之失。早朝晏罷毋敢逸豫。召對大臣面圖治理如何而可以

弭變舉諸臣之忠言讜論一一而施行之乃可以見聖心之儆惕修省之實政也。顧旬日以來猶然深居九重未見改弦易轍悔過自新諸臣之疏非晉中不下則曰知道了而已矣。曾未有次第施行者臣不知陛下之儆惕者何在而上天之示譴可以虛文而挽回之乎。夫人君所畏者天苟天變不畏則何事不可爲者。昔人謂怒予之天猶可爲忘予之天不可爲怒之者。猶有仁愛之心也。怒而不改終至于忘。

痛及流涕
大談出自
應肝不亞
質太傳堂
年

而國事去矣。語曰：不見其形，先察其影。陛下視今日之天下，其時事之孔棘，何如哉？緬賊猖獗於雲南，長昂跳梁于冀北，安兔狂逞于宣鎮，倭奴大肆于朝鮮，浙直閩廣登來天津等處，聞有島夷聲勢，在在有于隣之震，而畿輔之饑，葶相望，淮徐之洪水為災，欲議餉而餉稱艱，欲調兵而兵又乏，甚至一時烏合之衆，又多鼓譟之虞，而內外大小臣工，彼此猜疑，精神不貫，至于宮闈之內，元良未建，又有蕭牆之

憂，譬如人之一身，腹心肢節，盡皆受病，而且譁疾忌，醫即使倉公扁鵲，亦無如之何矣。陛下誠思及此，可不為寒心哉？矧自近時災異疊見，薊門則有地震，張掖則天鼓鳴，大火照山，流星墜地，而今又有彗星之變，占者以為主兵，此皆災變之大者，考之往史，變不虛生，必有感召。此雖天心之仁愛，亦在人君修省之何如耳。若能篤格天之實心，行格天之實政，則一念感召，自可轉災為祥。是以宋景一發善言，妖星退

舍商湯六事自責，旱化豐年，不然而徒事虛文，則反
為褻天而無窮之隱憂，更有不可勝言者。臣願陛下
下念天變之可畏，思應天之以實，慨往者之莫及，冀
來者之可追，無事虛文，務修實政。大建元良，以重
國本，勤天朝講，以通下情，親皇廟祀，以慰祖宗之
靈，時定省，以修承歡之禮，召直臣，以作敢言之氣，下
章奏，以防壅蔽之階，再乞陛下詔求言，虛心採納，閣
部大臣，時賜召對，舉軍民之利病，問閭之疾苦，凡
有關於治亂而係于安危者，悉得上聞，并勅文
武諸臣，各修職業，以自省其有曠官廢職者，罷而黜
之以勵其餘，如是，天心有不感格，變異有不潛消
者，臣不信也。

御史巡行切務

刪

臣惟當今之世，莫重于臺臣者，以臺臣欽承簡命，
按歷一方，考吏治之污隆，察民情之休戚，彰善癉惡，
理枉申冤，責至鉅也。風紀不振，則無以肅吏治而安

皆廟堂石
畫不儘巡
行切務

民生申飭不嚴則無以昭畫一而垂法守此地方安
危之所關天下治亂之所係烏可視為末務而不為
之一申飭乎臣敢以御史巡行切務謹謁膚見而備
陳之一曰節財用一曰恤民力一曰修實政一曰布
公道何謂之節財用夫山林不能供野火江海不能
實漏卮勢也况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
此尤一定之理邇年以來糜費殆盡差遣頻煩交際
往返冗員冗役日肆誅求此數者皆所以耗財也語

曰涓涓不竭將至江河有限之財其何以供無窮之
用乎頻歲災沴財力詘甚一鎰一銖皆民膏脂脫不
痛加節省而輕用之彼州縣之官豈能鬼運而神輸
勢必派之于民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故臣以為財
用宜節是所當申飭者也何謂之恤民力夫民力之
疲莫甚于夫馬夫馬之供應分也而其所以至於疲
者蓋有由矣蓋一省司道各府官至夥也而經歷所
至輒以夫馬交界接替有候一二日而始至者有候

今日凡事
然可為
三嘆

三四日而始至者其至也止計一日之差而守候之苦日累之費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在衝途猶可酸鼻雖屢經申飭一縣徑送一縣不許交界接替以少寬民力而御史不自以身先之何以督責司道與各府哉故臣以為民力宜恤也是所當申飭者也何謂之修實政夫虛文之為害也久矣近時以來人心不古虛文日滋陽為節省而陰實狼貪外逞風裁而中實傾險上以虛而求之下以虛而應之彼此相沿以為

故事而烟榻無華之士則以榻茸目之求其膏澤之及民者寥寥不多見也好尚如此是上已樹之標而立之的柰之何欲下之不以虛文是競乎必也考其實政毋事虛文庶幾魚目不得以混珠砥礪不得以亂玉故臣以為實政宜修也是所當申飭者也何謂之布公道夫舉刺之典所以進賢退不肖非可以私意與者而或漏網于兩司或寬縱乎科甲或陰庇乎鄉舊是以國家之公典徇一己之私情彼不肖之夫

一天之說
行一路之
決不願也

抑何所憚而不爲民害也。甚有寄耳目于匪人，任愛憎爲毀譽，賢否倒置，是非失真，刺不足以示懲，舉不足以昭勸。吏治之所以日隳，民生之所以不安，率由于此。故臣以爲舉刺宜公也，是所當申飭者也。方今海內人心喁喁望治，而此四者乃御史巡行之切務，風紀之最先伏乞 勅下遵行，其于吏治民生未必無小裨矣。

勞堪

城塞說 全

本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

東隔絕。亟亟圖營以實。後背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窠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國初。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根本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虜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貢邊警。罕聞年穀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京後。虜旣不與我競。我亦力足。

辨之紆直進退。卽少有涉于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興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然則宜如何。曰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宣大旣城。戰守斯議。謹哨望于登陴。伏精銳于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爲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

內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彙集者乎。祭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簿計卽如探虎穴。轉商賈卽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方開府也。虜入塞而聲聞永隔。今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

集也。粟入多也。生息蕃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爲調伏。爲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旣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堡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故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虜惟小犯旣塞

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過。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爲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沉疴也。以城塞之遏。小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爲致。沉疴乎繆也。甚矣。

民堡說 全

昔晁錯爲文帝畫備戎之策。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爲高城深池。具蘭石布渠。谷又曰：要害之

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夫錯通事變。審機權。漢智囊也。其所圖畫。城城而已。則所謂實勝。不爲誇詞者歟。夫自井田之制廢。而地險盡夷。封建之典隳。而兵力大弱。塞鄙之地。密邇異類。吞噬日聞。必待烽火。徹于甘泉。六軍屯于細柳。然後徐興問罪。執言田禽。則塞地赤矣。故曰：百戰百勝。不若先爲不可勝。以待之。先爲不可勝。則城其首務也。嗟夫。錯之爲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易。

而當致其詳。功半而効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覆，漢其時塞口至絕少，夫錯首言更踐之無功。次陳謫戍之賈怨，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以求，俱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既久，戶口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林林總總，不憂無人也。郡邑碁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輩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便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爲之堡。

險在地者也。家教之守，險在人者也。在地者宜固，在人者宜周。蓋嘗尤諸前圖事者矣。宣德之間，虜警絕音，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弘治之間，塞田屢稔，鄉宜堡也，而不堡。弘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爲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塞宜爲城也，而不城。則疆場伸縮之間，形勢之憾生矣。鄉宜爲堡也，而不堡，則胡馬數警之後，奔命之疲急矣。官宜爲制也，而不制，則力徒勞，財徒費，堡名而不實矣。夫凡民者，圖其近而忘其

遠安于常而不知變者也。官不爲制則仞餘以爲崇。雉數以爲廣。剝落以爲堅。危逼以爲安。又富者侈其慾。貧者玩其期。狡者舞其智。武斷者逞其僭。是故塞下堡無一可式者也。道理不于相去之遠近也。形勢不于首尾之應援也。丁口不于集聚之衆寡也。智勇不于夙昔之遘別也。古人曰。有生地。有死地。謂其可以生人。可以死人也。然則近日之堡固非生人者歟。今之言禦虜者曰。選精銳以衝其中。虛是之謂戰。城

塞垣以遏之境。上是之爲守。而必終之堅壁清野。夫

言戰日養士矣。言守日城塞矣。至言堅壁清野。則惟付之虛文可乎。夫民堡不固。是壁不堅也。虜入有獲。是野不清也。知戰而不知固民堡。不殖其根而長枝葉者也。知城塞而不知固民堡。不去其餌而欲止魚者也。烏可得乎。嗟夫。欲戰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堅壁。一定之畫也。城民堡而約之制。團丁壯而教之戰。以民堡之固不固。稽守令保障之功。以

團丁之精不精。察守令佚使之績。必使虜至塞。不能入也。入無所掠也。至不能入。則亡費。入無所掠。則饑疲衝其中。虛邀其情。歸此其時也。

虜情說

國初以至于今。虜勢強弱之不同。其爲中國害。亦屢遷變易而不一也。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妥懽旣奔。愛會再竄。成祖奮三擊之威。魯台送軍門之款。虜真脅肩屏息。潛

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餉難繼。疆場出入。胡騎數臨。馬直與尤血。亦屢見虜蓋。浸強焉。及夫英皇旋軫。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始繕。脫脫之貢使數入。虜亦貪漢財物。希復內犯矣。而大節之部漸蕃。火節之詐屢售。威遠肆毒。姚信敗謀。虞嶺失機。張俊殞首。則虜勢愈勃然焉。近年以來。虜我丁口。生養日滋。登我版人。虛實盡諳。吉囊俺荅。號稱梟雄。把都青台。盡領部落。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垣塞。聲弦鳴

雷視前爲何如也。故曰虜勢強弱之不同。然其初爲寇也。有乘驛馬持木兵者矣。同隙則進。兵出則走矣。遇堡砦戒備。遇大鄉落疑畏不敢入矣。而繼也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標掠。此一變易也。然尚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則分道直前。蔑視我衆。殿數百以羈全營。分千萬以震零堡。此又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邊人曰堡稍巖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

里。莫測音耗。鉄騎外馳。輟軼營壘。步兵內集。肉薄陴隄。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矣。繼則入鄉必劓。窖得粟必囊。往今乃入秋。揉禾旣揉。舂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褫其衣。縱之繼則嬰稚必掠。丁壯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始掠布帛。繼則取刃器。取釜。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貴鉄也。

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之妻遺之畜。今乃拔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炮聲奔。見燃鎗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乏乃進。今乃肩門闔。抗木牌突來。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墩卒求援。鋒繼則有交餽。今乃易買櫛具。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皆大有。

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邊塞。庚子辛丑志山西。甲辰志真保定。今則每每聲京師。諸關廂。故曰虜之爲害。屢遷變易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今強。備之自宜有加。爲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酬應以爲勝畧者。固不可膠于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而新堡敵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舉。虜知粒食矣。而新堡敵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舉。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顧日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

外之變而邊人顧日困。虜知貴鉄矣。而我不求濟于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逞于離交間好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衆我用騎。而寡虜驅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真保四關。廂以騷動我而我勒燕然。擣賀蘭。曾不一置諸口。奚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備于未兆者爲

力易。已兆者爲力難。圖于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其禍深。虜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國人爲之謀也。大同之捕戮尚存。思憶鄉貨掠口之恩。養日厚。絕念首丘。是故石天爵之奉使求貢。王三之糾虜犯邊。利比西成。榮同晝錦。于是餽虜以肥其衣。虜以輕便而虜一一中之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慾。曰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于戲其亦幸。而志擄掠也。幸而思鄉貨貴。

抗虎也。兵法曰：我專敵分。今虜率數十萬，合爲一屯。我以數千之衆，畫地而守。此其衆寡不敵，卽有倉卒。勢胡以支。今北邊之民，其飲食畧與匈奴同。卒然有急，懸金召募，卽萬人可立具。然而領邊鎮者，特苦于無資，且不能用其衆，何敢議召募乎？夫將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何也？蓋其权在賞罰，且必賞給而後罰。可行。今卽聚兵而練之，分曹用射。勝者有賞，不勝者有罰。射卽中勝矣，亡金帛之賞，乃欲薄責其不勝者，而

鞭箠之，豈人情乎？又其大者，幸得當虜，出萬死一生之力，博數級之功，歸而論賞，徒具虛名，未有寸帛一金之利。不幸而少挫，則執而論死，又豈人情乎？如是則以賞之不充而併廢其罰矣。賞罰一廢，尚安得而用之？且世之驍雄，斲地之士，多不閑于理法。入則聞鷄走狗，出則斬將搃旗，是安得以儒生節儉之事，說之令俛首轅下哉？今邊將旣束縛于文吏，能不得展。參拜伏謁，稍不如禮，則以失律當之。又復約其家丁，

爲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高皇帝閔海內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剗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旣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于桑棗。柿栗矣。地利。

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士不拘。士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谷獨多。降勅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摠兵鄭享上屯田子粒數多。

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灌輸。貿雜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谷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疋。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

緩故利。集卽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深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烈。收貯之後。侵欺侈用。以管屯爲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

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逋。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芟粟不繼。士馬不肥。挖運例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闢荒蕪。革豪勉。覈乾沒。修亭障。遠斥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

歸于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勘。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明詔。有能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盍令商輸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稽人成功。積豐于垣。士麀。

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具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旣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卧薪嘗膽而有志之士。

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砂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賢豪固畧于遠謀。抑其時或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履水。揮鞭近塞。葭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蓄牧。遂其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

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
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乃難乎
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
萬全之筭也請極言之以干天聽夫敵有盛衰我
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爲無策漢
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
單于之膝成衰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
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衰際其衰弱也馬步

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
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於舟楫之間烏林
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
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
置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
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
爲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餘臙者必濟義
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也我國家拯天

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
年來收養殘穢兼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卽今小王
子俺荅諸部落可三十四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
馬矢者盛耶衰耶強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
偷三五年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
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非一矣回視二祖之時其
強弱盈縮又何如耶河套久淪虜中間謀罕至虜又
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

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
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
尚不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
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
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
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裹
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
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遁筓角時聞

邇來將弱
兵偷種種
情形如此
其于復套
也不亦難
哉

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衆。出塞亦足以數萬之衆。援之否耶。有驍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塞下兵。卽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所

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於兵刃。怵於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於無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卽不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弱。而我利於征。秋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於守。春蒐於套。秋守於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

矣而我馬不亦肥乎乃止利於守耶春夏虜馬瘦矣
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於征耶夫春夏馬瘦而虜
騎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恐其擾擊我也秋冬馬
肥而虜強既能爲強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
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
之間情態異狀歲一爲之以待三舉其可得乎兵家
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
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

審勢酌形
有如燎耳

三舉咸可得利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厥築
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皆獲
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兢以爲套
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
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
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
後援不繼勝固艱難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
兵有限之矢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之

所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駐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宴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者乎。若曰俟虜出套拒河爲守。先將

渡口及可以履水道路。亟築垣牆。以次移置邊堡於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摠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萬餘。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

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
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者亦不下
千餘里而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卽糧道可通飛輓實
難此尤所當攄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
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
徼幸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比邊之警漢
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
視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智作輔天心助

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
之南北薦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耶彼有其
隙我乘其敝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
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
已知彼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
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
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
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日映於百劫之齒也。若水察其變之蹤跡，不審其動
衛味其行，固非示厥以射其刺信之再也。姑曰味
刺非乘其始，奎此之野。此其和平，對非塞刺，則非其
之南。上薰數，來受吹，去零之冬，城豈無其，限於其
則深來，遇之盈衰，照臨，惠甜，甜，即自琳文，攀，吹，因，吹

董其昌

字元宰，南直華亭人，官進禮部侍郎。

防河議

全

今天下之最可患者，莫如河。河之最可患者，尤莫如
徐淮之間。往者河決，劉獸醫銅瓦箱諸處。河南十餘
州縣被其災。于是天子為罷當事諸臣，特遣行河
使者，計畫利便。顧此未足以當國家大患。且有成
畫矣。迺者徐楊間，自河臣建新堤以後，幾十年無河
患。然以黃淮合流數千里，洎湧淵，鼻之水，束之一堤。

今河流日淤。河身日高。計堤高于地丈餘。夏秋水漲。幾與堤並。是水願行地上。堤不足恃。而潰溢且必至矣。設黃水直搗運河。而潰通灣天妃諸閘。則虞在漕。淮為河激。縮而灌鳳泗。溢犯無已。則虞在陵。寢自清河出海。四折之地。排山振薄。撼城而出一決。則虞在全。淮民命此三患者。亦至博而難為計矣。邇者建言之臣。為國家出萬不得已之畫。欲議復老黃河故道者。此亦軫慮極思。而一勞暫費之。必不可已者也。請

參以治河諸策。而試言其便。大抵先後言治河者。無過四策。曰開支河。濬海口。築遙堤。勤掃捲而已。夫河身未甚高。分支河以殺其勢。可也。今河淤且與岸等。令益分益引。不將奪正道而益甚其淤乎。海口之下。流既濬。宜可以疏上流。然往者河臣建堤。自東安至雲梯。期于衝刷海口。今上流高壅。乃逾昔也。此其故。豈在海口乎。舊以縷堤束水。慮勢急橫溢。曩者新堤已遠。不復與水爭地矣。且有齧擊之患。即欲議遠堤。

故道是
策所謂
行所無事

將何底止乎。掃捲之說可施于事勢未極之時。今河患在旦夕。卽歲掃且不勝其淤也。能以力爭而令其安流乎。夫水行地中者也。今且行地上矣。行地上勢必不能久積。不復故道而久亦必潰決。他徙他徙則必卒然橫出而變不可支。與任其橫出而有不可支之變。曷若引之故道而藉其安流之利也。古今治水者必曰就下。此非迂說也。今故道自漁溝鉄線一帶地窪下。計水勢所利莫便于此。國初陳平江始開會

通此寔正河。今自桃源三义鎮起至瓦子灘約九十里。其河形尚存者三十里。茲循其舊而復之。是事非鑿而可據者。亦宜莫便于此。而或者以爲道遠費鉅。夫故道不復則費少而終貽其害。復故道則費多而而必獲其利。况利獲則費可支。害貽而費尚無窮。此兩策者固相去遠也。陳平江時豈不藉其利。今且乘而害也。吾安知夫後之不復爾也。要之故道復而時脩彼所謂四策者。則三患可以無虞。故道復而無以

新定中
國外藩足
以制倭之
命不可無
以緩之如
此

伎倆倭所畢知。平壤之捷。以當碧蹄可矣。其非畏我也。亦明甚。非愛非畏。而竟徘徊觀望。受封以返也。此其謀亦狡矣。然而遂謂倭能併朝鮮。以難我也。力未能也。恐朝鮮之中變也。而又遂謂倭能越朝鮮以攻我也。力亦未能也。恐朝鮮之議其後也。故任事者乖而議事者亦誦也。愚請借著而籌之。釜山之寇已深。而其師已老。寇深則朝鮮積憤而思報師。老則朝鮮狎敵而易乘。進有勁敵。退無便汛。勢不得不挾中國。

三策洞燭
倭情如覩

以制朝鮮。而中國疲于奔命。憚于轉輸。勢不得不許一封。以結其局。而要之倭當已退之後。果肯泄泄而已耶。養其全力。一舉而下朝鮮。而又因朝鮮以肆螫于我。此一策也。不然則直走天津。扼我吭項。出偏師以綴朝鮮。而令其毋敢動也。又一策也。不然則候風乘汎。北指登萊。南窺閩廣。吳越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恍惚蕩漾。莫可端倪。此又一策也。此三策者。倭所必出之計。而我內防海外。防藩所謂萬全之畧。烏

可不朝計而夕議之。竊聞倭之爲患也。拒之于岸。不若拒之于海。拒之于門庭之內。不若拒之于藩籬之外。拒之于海內者。中國自爲守也。拒之于藩籬外者。朝鮮爲中國守也。所謂自爲守者。法在據要害而充軍實。夫鴨綠江。朝鮮之犄角也。宜宿重兵以固封畧。而時令偏裨往來順口。張朝鮮而助之勢。時暇則修屯田之政。汎便則扼泛海之路。此遼左之急務也。天津京師之襟喉也。舊制海船頗稱得策。柰何因封而

遂廢之。今宜多製舢艫。練習水戰。招募近地土著。雜以南兵。以充其籍。時浮游於波濤之中。時偵探諸島嶼之上。此亦擁護神京之急務也。其他如守沙門諸島。以控登萊。守馬蹟諸山。以控淮揚。守大堵諸山。以控兩越。守彭湖諸島。以控閩廣。各以信地責成。撫按毋令一人一兵得及于岸。方爲完策。何也。我師海戰而勝者。十之七。內戰而敗者。亦十之七。其故有二。一我師入海。效死莫逃。洪艫巨艦。可以凌賊。毒藥火器。

賊難近島一也。彼欲泊島。我已先據。竟走登岸。我可夾攻。載水而飲。水盡而逃。二也。惟是咎厥之罪宜重。闌出之禁宜嚴。間諜之賞宜厚。自防旣固。彈丸小醜。尚安能借險陽侯。鼓威海若。以逆我執事之顏行乎。若夫朝鮮之爲我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爲守也。彼其先延祚千百年。類能奉我中國之命。役屬諸夷。雄長海上。豈其于今而遂爲絀弱。夫亦窺其君臣康淫逸豫。素無備而動耳。今播遷之後。君臣上下捍衛甚

嚴。士馬芻輓。徵之諸觀察。各道甚給。起義勤王。各道之父老子弟。甚切鞭。雖長不及馬腹。倭卽乘其不意。而中之毒惡。能夷千餘年之國。爲甌脫乎。况其地有鳥嶺之險。一夫當關。千人自廢。又可憑藉而守也。宜時遣一介行李。討朝鮮君臣而責成之。曰。誰無疾疴。能者早除之。莫如此。淫樂不可禁也。而後布德蠲惠。吊死問孤。莫如此。失小民心。而後察夷傷補卒伍。據扼塞。莫如此。寇至而不能禦。寇退而不能守。夫水激

不以中國
擾朝鮮尤
為得策一

則騰馬激則騁。况國之君臣乎。以隋煬帝之凶暴。唐太宗之英武。曾不能得志于朝鮮。柰何視為積弱。而不一振厲之也。或者遂謂宜倣漢設一都護。以鎮撫而訓練之。愚竊以為未可。蓋昔日往援。淫掠之毒。已深。怨咎之口未息。今復遣將屯守。能保其不恣睢。以漁下乎。能保其不姑息。以縱士乎。朝鮮奉我正朔。為我能庇之也。庇之而故擾之。其不折而之倭也鮮矣。况因糧于彼。則殘破之後。所在空虛。轉輸于我。則千

里饋糧。士不宿飽。非計也。愚故曰。朝鮮之為我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為守也。我自為守。則倭不得窺我之瑕。朝鮮亦為自守。則倭不得窺朝鮮之瑕。其勢若分而不合。然我堅而後。可以餘威庇朝鮮。朝鮮堅而後。能以全力屏我。其勢又合而不分。此雖書生之恒談。而究竟萬全之畧。曾不出此。藉第令信無賴之飾詞。昧狡夷之要領。謂一封可以塞責。而暫退可以釋肩。遂令兵之已聚者散。備之已設者弛。舡之已造者

毀開釁啓傷長此安窮其禍恐不可勝諱已嗚呼保
金甌而宇屬國。天子之任也。布公道而收羣策大
臣之任也。執桴鼓而死封疆將帥之任也。各盡其任
而互濟其功。則扶桑之劍可倚。肅慎之矢可來。而今
何大謬不然耶。上與下乖。任與議左。勇怯互在。行間
賞罰多乖。名實此昔人所云。憂不在疆場而在朝廷。
者。愚兢兢抱杞人之見而未敢深言之也。

祝萃

海寧人官至參政

河工告成疏

時仕工部奉命佐少司空徐公貫治水吳中代稿

臣竊觀三吳之水有上流下流之不同。必須均行濬
治。則脉絡流通。可收全效用。是夙夜不遑寧處。相度
地勢以施工役。蓋蘇松居東。為受水之地。湖常在西。
為水出之源。而湖則上乘於蘇松。常乃逕通于大江。
上流雖一。微有不同。然臣聞治水先從其下。即欲次
第興功。循按古法。臣又竊慮農功在近。役不踰時。於

是分派工程一時同作民免久勞之苦功與速成之美臣卽督同委官人等往來提調將蘇州府等處吳江長橋口茭蘆之地一帶開通導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楊成昆承三湖却開吳淞江洩澱山湖入海開白茅港洩昆承湖入江開斜堰等塘洩楊城湖入海此臣所謂治其下流者是也開湖之漚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亦入于太湖此臣所謂治其上流者是也

請上親禮儒臣疏

臣聞自古帝王之聖莫盛於堯舜而堯舜之聖尤急於親賢考之典謨所載唐虞君臣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槩可想見其盛我朝祖宗列聖同符堯舜大臣時賜召見而羣臣疏遠亦得以情自通君臣之交一如家人父子故能比隆唐虞卓越千古恭惟陛下天錫神智聖德夙承御極以來十年于此不勞

親接儒臣自享堯舜之治。臣獨過慮萬一。聖子神孫習見如此。遂使君臣之情。邈不相接。恐非貽謀之善。况審問明辨。亦聖學之所不廢。而日有萬幾事。有萬變。有非章疏所能盡者。陛下何不少賜。須臾與儒臣面議。耶。彼儒臣荷先朝之作養。蒙陛下之簡擢。尊其位。重其祿。正欲日奉周旋。仰禪聖明之萬一也。而乃使之終歲優游。旅進旅退。徒以奉行文書。爲職業。格心之學。茫乎未聞。一有臣請。非假之內侍。

不能以上達。至使占彼之辭色。上下大喜怒。中外輕重於此焉。分將來之患。有不忍言者。臣愚不肖。每懷祀谷之憂。獨以親接儒臣爲今日第一急務也。邇者大臣科道亦嘗爲陛下告矣。而言之未切。請之未勤。或混於衆言之中。未聞顯然以爲急務。而抗言者。陛下俯賜嘉納。蓋有侍焉。遂皆不復申懷。臣不能無疑于其間也。臣愚以爲此事。若果因循未舉。則咫尺萬里。情終不通。必無以塞天下之望。萬一政令不

合衆心。願使羣臣得以藉口。陛下將必獨任其責。抑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以爲何如。臣竊爲陛下惜也。伏望陛下大奮乾綱。深畱聖意。以堯舜之聖爲必可法。以祖宗之法爲必可行。退朝聽講之餘。卽御便殿。量畱一二儒臣奉陪。清燕以脩顧問。如或接見之初。情未交孚。彼此生澁。有懷未卽欲吐。更乞大賜溫顏。深垂引進。試以上進講章。令其直解文義。試以自進奏疏。令其直述情詞。一觸一聖。

心卽賜請問。從容諮訪。誘之盡言。日復一日。顏情稔熟。自成魚水之權。大小臣工。凡有獻替。悉容情對言。之切直者。曲加獎勵。言不能盡者。俾之條陳。按閱而考詢之用。一人出一令。必反覆詳審。求合天心。輿論而後行。如此則上下相孚。幽隱必達。臣衷無間隔之憂。聖澤無壅遏之患。唐虞都兪吁咈之風。祖宗君臣同遊之盛。復見於今日。此堯舜之急務在。陛下尤所當先。而不容少緩者。方今天下之事。非無可

言臣反覆思之莫急於此故敢昧死上陳是臣
堯舜望陛下之心也



